LIBRARY
MAY 24 1972
UNIVERSITY OF TORONTO

BL
1900
L25C56
1740
v.4

聖人之不病也、以其無病者也、

呂註 道之爲體不知而能知者也、知其不知、而以不知知之、知之至者也、故曰知不知上、雖知其不知、而以知知之、則其心、庸詎而寧乎、故曰不知知、病、夫唯知之爲病而病之則反乎無知、而知不足以病之矣、故曰夫唯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以此而已、故曰以其病病、是以不病、南伯子綦曰、我悲人之自喪者、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若子綦者、可謂病病者乎、

蘇註 道非思慮之所及、然非精思研慮、不能致夫至明之知、及其既知、而存知則病矣、知尚不存、況思慮乎、故於未知之先、非知無以入也、既知之後、而以不知爲上、是不可不知、又不可以知、唯至明者、無知病

息齋註 以矯情知者故多僞、以誠寔知者故近眞、知誠寔之知、則常若不知、人能知常不知爲近眞知、矯知爲多僞、則爲上矣、儻知其知之爲僞、而猶益僞爲知、則是以病爲藥、其病有不可勝言者矣、惟知其

僞知之爲病、是以不病也、聖人所以不病者、以其直知耳、

筆乘

道以知而入、以不知而化、卽所謂知無知也、不知卽所謂無知也、始以知無遺其有、隨以無知遺其知、則萬法歸於自然、而無爲矣、非上而何、彼於自然之中横生意見、淸淨之內、忽起膠纏、揑目生華、迷頭認影、則病矣、凡所此者皆妄也、妄皆病也、學者方且以爲獨見、自是而非彼、病奚從瘳乎、聖人之不能廢知其猶夫人也、而知不爲病者、知非知之爲病故耳、知其爲病、則勿藥而病瘳矣、知不知上、所謂直性湛然也、不知知病、所謂業果宛然也、唯其病病、是以不病、所謂知幻卽離、知妄卽轉、不作方便也、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矣。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夫唯不厭。是以不厭。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威畏古通用、天之明畏、所大畏也、人不畏其

陋窄也、又同狎、近褻也、厭、倦棄之意、又貪不足之意

第七十二章（贊筆、天顏咫尺、知畏者能威君子懷刑、知懷者能治性命之於天、至甚也、

身心之於聖、至治也、故君子得之閑躬、小人得之輕命、畏威養治、不可不慎、以平居暇日、無厭無奪、是以不奪不厭、聖人之不厭也、自知而不見賢、不狹也、自愛而不矜貴、是於自然之中、不期然而自然於此矣、

蘇註 夫道性自有威高明光大赫然無礙、故莫或能加者、大威也、人常患溺於衆妄畏生死而憚得喪、偽物之威、雜然乘之、終身惴惴之不暇、雖有大威而不知敬畏也、苟誠畏而敬有之、不畏衆威之乘、坦然於死生得喪之塗、則大威赫然常現於前矣、夫道性之大不可名言、彼不知者、以蟲臂鼠肝、蝸角蠅頭爲已有、守之而不厭、是以見不出視、聞不出聽、蕞爾其甚陋也、故教之曰無狹其所居彼知之者、以妄天幼地

僞物浮身爲非有、則愀然厭之、是以不失於浮僞便
落於幻妄、點爾其誕甚矣、故教之曰、無厭其所生、夫
唯聖人、不狹不厭、與人同生、而與道同居、無人我異
同之辨、無悅慍狂罔之心、既不厭於一切有生、而後
知吾生無可厭者也、聖人雖自知之、而不自見、雖自
愛之、而不自貴、夫唯自知自愛、不厭其生也、不自見
不自貴、不狹其量也、聖人以此而示人、恐人昧知愛
而生厭、執見貴而生慕也、慕愛渾而無畏、則威至矣

呂註　民不冥於道、而常畔焉、故所爲皆非、以至放僻邪
後無所不爲、以其小不畏者、至以爲其大不畏矣
則、天以盈貫之故、而大降其罰焉、可不凜乎、夫以道
嚴天威、使民常目擊於羣居獨處之間、無所不畏、則
無所不德矣、何則、知夫天道無所不在、凡命於天者、
其居之所同然也、勿狹之而已、知夫天德無所不備、
凡命天者、其生之所同然也、勿厭之而已、夫唯不厭
其天者、而後知天之無厭也、是以聖人教民無狹、以
自廣其量、教民無厭、以從德於常、故曰我自知、而不

元澤言、多方、故民以偷薄成風、相沿於彫巧浮僞、而威
有所不能加、而後以大威臨之、至所謂安土敦仁、何
有乎、夫民之性也、本自其足、而世教不能使之復、
乃疊其居之廣、而使狹、厭其生之通、而使塞、夫唯狹
其居、故民彫巧而薄、唯厭其生、故民浮僞以偷、聖人
則不然、使民逍遙乎天下之廣居、而各遂其浩然生
成之性、故民淳淳樸厚、則何有於下、天威者耶、莊子
曰、狶韋氏之囿、黃帝之圃、堯舜之宮、湯武之室、此明
遞降而漸狹其居也、彼聖人豈有優劣乎、而居乃漸
狹者、所遭之時勢然也、所要在上者之不厭其生、而
大公盡性、故民亦僅得成性而已、所謂取盡乎上、僅
得乎中也、至所謂狶黃堯舜之大、則其效、有淳性而
盡性者矣、莊子曰、不厭其天、此之謂歟、厭者、天機之
之厭自見則矜成、自貴則賤物、此所以自狹其居、亦
以狹民之居也、自知、則明乎性之不爲妄、自愛、則實
乎身之不爲非、此所以不厭其生、亦烈不厭
其民之生也、夫然者威畏之懷、固亦裝然矣、

【董註】居者、性之地、居天下之廣居、則與太虛同其體矣、生者、氣之聚、含太一之至精、則與造化同其用矣、惟曲士不可以語至道也、苟不溺於小術、而實所無以自狹其居、則必棄有着無、而蔽於斷滅、以厭其所生矣、是以告之以無狹無厭、使學者知夫性者氣之師、而其大無量、當擴而充之、以全其大生、道者性之原、而其用無窮、當葆而養之、以致其大用、則養氣全生、盡性至命、而不生厭慕之心者、有以夫所以體無非強無、而無非頑也、長生非貪生、而生非碍也、夫如是則生與道居、而道亦何嘗有厭棄於人耶、見賢遍切顯也、聖人不自見以矜能、不自貴而賤物、故無知之之見、忘愛之之心也、唯自知則返照無畏、不狹而居之安也、自愛則絕外嗜欲、不厭而平為福也、夫是平居安常之道、在君子猶難之也、

【息齋註】夫欲人之畏已者、皆內不足而外慕者也、聖人足於內、視人之畏不加益、其不畏不加損、是以皆與之無為、蓋居物之上、使人畏已者易、使人不畏

所以天下樂推也、樂推不厭、非兼忘天下者不能也
此豈所謂道德之威、沒世有不忘者乎、聖人之遇物
隨所遇而人安我安、故彼此不狡其技、彼此不厭其
生、故與之同生、而不使見吾之知也、與之同愛、而不
有貴吾之愛也、取此知愛者、要在乎兼忘見貴也、

吳註威可畏者、損壽戕身之事也、大威而大可畏者、死
之事也、人不畏其所可畏、必戕身損壽、以速其大
可畏者、死至也、莊子曰、人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飲
食之間、而不知爲之戒者過也、凡平生所處、於損壽
戕身之事、無所畏懼、狎習爲常、安然爲之者、是厭惡
其所生、任棄其命也、而大威至矣、夫唯不狎其所居、
而畏所當畏、是以不厭其所生也、而大可畏者不至
矣、聖人於自愛之道、雖自知於中、然含德韜明、知若
不知、不表表焉示以獨有之見、雖自愛之篤、然體道
自然、若無以生爲、不切切焉涉於貪生之貴、故內有
自知自愛之實、而外無自見自貴之迹也、是以畏至
於無畏、威至於無威、不狹不厭、於平居深有去取焉、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繟然而善謀。天網恢恢。疏而不失。

敢、果也。不畏也。殺、死也。不全也。凡恃一已之猛。見果於不畏而決斷者。非全璧也。恐不仁傷物也。不敢、仁也。畏愛也。活、生也。全也。凡柔惡而反致於傷物者。故夫仁用勇。有以全之也。故曰此兩者。或利或害。生死大常殺活之機於身心也。利害爲何如。然避遠世。以斂則有功。其重爲在寛則得衆。凡人之所惡。能如天乎。天之所惡。聖人於此猶難其故也。是以天之道云云。惡、去聲。繟、音闡。寛緩也。

第七十三章　贅筆。敢與不敢。或利或害。天之道和盤打算。孰知前後遠近之故。是以聖人猶難之。天如明鑑。動靜靡遺。凡妍媸巨細物

盛常與聖人同久道而化成不與世人同取舍

而竟置是謂天網繟然善

謀而或之所惡豈屬淺淺

【蘇註】勇於敢則死勇於不敢則生此物理之常也然而敢者或可以得生不敢者或以得死世遂僥倖其或然而忽其常然也夫天道之遠其有一或然者孰知其好惡之所從來哉故雖聖人猶以常然之道於勇敢也未嘗不難之列子曰迎天意揣利害不如其已患天道之難知是以歷陳之不與物爭於一時要於終勝之而已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未有求而不應者也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誰召之哉繟然舒緩若無所營而其謀運非人之所及也世以一曲觀天而不覩其大全有以善而得禍惡而得福者未有不疑天網之疏而多失也惟能要其終始而盡其變化然後知其恢恢廣大雖疎而不失也

【呂註】用其剛強而必於物者勇於敢者也則是與物持爭而近於死之徒也致其仁柔而無所必者勇於不敢者也則是與物周旋而近於生之徒也勇於敢者人以爲利而害或在其中矣勇於不敢者人以爲害而利或在其中矣故曰此兩者或利或害然則天之所惡殆非人之可以知識也是以聖人猶難之若此者唯立同其德而泯其知知識識之必所以順夫帝之則也蓋天之生物因材而篤栽者培之傾者覆之未嘗與物爭而物莫能違之者不爭而善勝也天固無言也而歲功成百物生其生其成未嘗差忒不言而善應也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不召而自來者也天地之大易知而難測也盈虛消息與時偕極而未嘗往也繟然而善謀者也天聽明自我民聰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其聽明明威未嘗自用而惠吉逆凶猶影響也故曰天網恢恢疎而不失夫唯天之道不可知爲如此聖人所以勇於不敢而不識不知乃所以敎民順帝

言刄也、勇於不敢者蹈中庸也、故曰白刄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故猶夫論之、蹈白刄者有害、而人輕之、蹈中庸者有利、而人難之、此中庸不過所以爲難也、以二聖人激直教人、用勇於道、意同而辭異也、若是、所以難明其同、猶天之道恢恢也、亦若是而已矣、

吳註　敢於非爲者、乃天之所惡、然天之所惡、深昧難測、何以知其果爲可殺乎、是以聖人、猶有難之之意、而不敢輕易殺之也、聖人不輕易殺之、則皆有漏網者、究其實而天網不漏也、天之於善惡也、非如人之以力與爭、而天定自能勝人、非如人之以口與言、而其應如響之於聲、報應之速、不待召之自來、善善之報固也、至惡有惡報、非詭智譎計可以逃免、以天常無心、蕩然平易、而報應之巧、有非人謀所及者、此所以恢恢廣大、似若疎而不密、然未嘗失一人、遺一事於古今也、至以善善惡惡之隱大者、曲繹其隱大、而隱顯其報之遠也、是天之道也、本無苛細、本無善惡、大生而以不殺爲心、雅人也、何不體天之道心爲心

也、

宏甫註　輕用其勇、而以敢濟者、必將輕其非輕、而易其非易、於以傷物也、故爲人之所嫉、甚爲天之所惡矣、斯人也、在聖人猶難措置、况衆人乎、蓋天之道勝以不爭、應以不言、求以不召、此正天之疏而不失處也、然自其天之未勝、天之未應、及來之未至、謀之未定而言之、或以之而勝、以之而得、及徐觀其後、未嘗不勝於彼、而敗於此、得於此、而失於彼也、然後知天網恢恢、以不爭而善勝、以寬疎而不失其善不善形彰之分毫也、敢之一字、而聖人有不敢者、以莫或天之所惡、唯體其好生之念有生之本、生生之意也、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人常畏死。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常有司殺者殺。而代司殺者殺。是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矣。斲、音捉、削也、

第七十四章

若不畏死者言也其有犯人誅犯鬼誅而誅非其道者審之聖人在位哀矜莫已網開三面猶不得已而一面者是亦任之彼天也

蘇註 政煩刑重民無所措手足則常不畏死雖以死懼之無益也民安於政常樂生畏死然後執其爲異者而殺之孰敢不服哉司殺者天也洋洋爲治亂群者而殺之孰敢不服哉司殺者天也洋洋爲治而有爲異亂群之人恣行於其間則天之所棄也而吾殺之則是天殺之而非我也若非天之所殺而吾自殺之是代司殺者殺也代大匠斲則傷其手代司殺者殺則及其身矣老子聖而至者也故無所不教而於網領之重者政刑兵戮諄諄至其所以之重

張耒 夫人之生不殺之於衽席飲食之疾病則殺之於盜賊刑戮者過半矣則人之於死實未嘗知畏也而世之馭物者而欲物之畏不過示之以死亦惑矣故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苟畏死耶則吾取爲奇者而殺之宜民之不復爲奇也天下未嘗無刑而爲奇者不止則死之不足以懼物也明矣故曰若使

人常畏死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也而固不敢竊司殺者之柄而移之以行其畏非徒無益而有害也以其殺非天之所惡而移所惡於殺之者矣故曰常有司殺者殺而代其司殺者殺是代大匠斲少有不傷其手矣然則操政刑死生之柄不有其道驅一世之民而使從之者殆非至治也

呂註

民固常不畏死也唯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則可以使之畏威而重死矣奈何以死而懼之而欲其畏死乎何以知其然也若使民常畏死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則孰敢不畏死而爲奇乎然而執之而不勝殺之而不止者則民之不畏死而不可以死懼之明矣然則以道治天下者宜如何哉帝堯之耕食井飲作息以天漢文之富有家國刑措幾於不用希或有爲奇者則常有司殺者殺勿代之而已何謂常有司殺者殺天綱恢恢疏而不失是天討有罪故五刑五用則司殺者天也能曲體而罪擬惟輕乎宜百有司於天吏可也若刑戮一出於好惡是不宜於

傷其手矣、則代司殺者要殺其傷可勝禦乎、

息齋註 此言世之刑法、不足恃以爲治也、民不畏死、吾奈何以死懼之、使民果畏死、有爲奇者、執而殺之、則殺一人、足以爲治矣、然愈殺而愈不可禁、則知殺刑之不足恃也、秦人用法嚴、其網密、而姦宄不勝、漢用法疎、網漏呑舟之魚、而天下歸於漢、此亦足以見矣、天道福善禍盈、是有司殺者、於冥冥之中、不可逃也、劉夫人豈若天之曲而能公、明無遺枉、若代天而司殺、如代大匠斲、未有不傷其手、言未有無憾者也、

薛註 初明 太祖皇帝、道德經序曰、朕自卽位以來、罔知前代哲王之道、問道德諸人、人皆我見、一日試覽群書、有道德經一卷、見其文淺意奧、久之見本經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當是時、天下初定、民頑吏弊、雖朝有十人棄市、暮有百人仍爲之、如此者豈不應經之所云、朕乃罷極刑而囚役之、不逾年、而朕心滅、朕知斯經、乃萬物之至根、王者之上師、臣民之極寶、非金丹之術也、於戯、 太祖蓋天縱大聖人、故其

聰明睿知、知道言如此、而用其言如此、豈聰明、作元后、太祖之謂矣、仁人之言、其利溥哉、老子之謂矣、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生生之厚。是以輕死。唯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

聖王之治、遇旱潦災荒、則辟殿減饍、食稅之意也、垂衣裳而治、不以有爲之意也、菲茨土堦、不以生厚之意也、總之以澹泊居心、無爲而治、是幸民於貴生也、

第七十五章

（贊箋）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此明王訓於百職也、上天難欺、其百職之於君上也、亦明王自誡也、令人對之凜凜、下民易虐、令人觸目儆心、俸祿之於脂膏、令人展轉莫寐、顧唯無以生爲者、方不愧措斯民於袵席、長治久安、是賢於貴生遠矣、

蘇註上以有爲導民、民亦以有爲應之、故事多而難治、

惟無以生爲而生自全矣、

【呂註】一夫之耕、足以食數口、一女之織、足以善小大、則奚至於飢哉、而至於飢者、非以其上、概天下稅納供食之多、故飢耶、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奚難治哉、而至於難治者、非以其上之有爲、廢民故業、而難治耶、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居、奚至於輕死哉、而至於輕死者、非以其貪不足、而求生生之厚、故輕死耶、是以聖人、無事而民自富、無欲而民自樸、則至於食稅之多而飢、無有也、無爲而民自化、好靜而民自正、則至於有爲而難治、無有也、自富自樸、自化自正、故無飢而難治生厚而輕死也、其所以生無厭之求、而至於輕死者、以其踶跂好爭、爭歸趨利、而有不可止者也、夫如是則無以生爲者、賢於貴生可知矣、

【息齋註】上多取則下貧、上有爲則下疲、必然之理也、我欲厚其生、則我厚而彼薄、彼安得不輕死而效其生、厚也、聖人之於生、葢善攝而不生貪厭之心、若無以生爲、顧豈肯奪民厚吾、而悖其所以貴生也哉

完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草木之生也柔弱。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強大處下。柔弱處上。其拱、同其手抱圍之也、商之桑穀生於朝七日大拱、秦伯之怒蹇叔曰、爾墓之木拱矣、處上聲夫童蒙之時、柔弱漸生也、老死則僵硬矣、故木之強榦在下、柔枝在上、喻道之始終、居元居上、則雖一本萬殊之強大者、皆柔弱所自出、而仍爲元善之長也、

第七十六章贅箋嬰兒之生、骨弱筋柔、人皆慈之翼之、及其死、質硬矣、雖欲慈翼之不能也、草木之生、方蒙養時、人皆培之護之、及其槁、或不顧而折伐矣、是以人生之於萬事、皆宜保始、而守之以柔弱、則於長生之道有以夫、或恐人不能保始而當守也、故喻以兵之強、衆驕而亢則敗、木之大、榦枯而僵則息、或恐人之好

之徼乎孰之其濁動之元乎孰知其始微之清

乎孰知其嬰嬰之

於青林鬱皝乎

〔蘇註〕冲氣在焉則體無堅強之病至理在焉則事無堅強之累兵以義勝者非強也強而不義則敗必速木自拱把以上而強梁必伐矣物之精者在上粗者在下其精必柔弱其粗必強大常理也

〔呂註〕道以無形而不爭天下之至柔弱者而人莫之喻也故以有形者喻焉夫人爲天地之仁而形爲天地之形人能常守其仁則生常柔弱而保其長養之形人而不守其形則動恃堅強而離乎始育之人矣故純仁運化天地有形者皆至精也不仁殘暴天地有形者皆委塊也古以草木況夫人之生也而草木猶能歸仁順運根本重榮人而之於死也則莫適其所矣以此而靈於物者反未若是草木之有根本也大聖人悲憫莫已故示以道德之宗歸根復命之原去強守弱至再至三以全吾天地之人也以全吾天

地大生之心也、夫天地之有形有質、剛柔之濟、仁勇之充、豈若世之任剛使勇、滅沒其所謂眞剛大勇者乎、天地無形之至柔、爲有形之始、爲生化之常、得之則生、失之則死、豈若世之委靡不振、懦無宰之謂乎、

【吳註】太上所言者上古也、最初也、顧凡所一切、於最初而之常、不可以堅強、故曰兵強則不勝、姑以孫吳之兵、有合於是而疏之、夫用兵示弱、示謀深而工、敵輕而翫之故勝、恃強者、慮淺而驕、敵懼而備之、故不勝、兵法、始如處女、敵人開戶、示之弱也、終如脫兎、敵不及距、則能勝之矣、秦兵過周、超乘三百、竟敗於殽、齊兵入晉、桀石投人、竟敗於鞌、此恃強不勝之驗也、其又引物之生成、自然之理喩之、如木之弱而能動者、爲近上之柔枝、堅而不能動者、則爲近下合共之強幹也、固言兵而並及於木、皆借喩渉世之道、不可泥文害意、上文言兵強者、爲人所勝、是反處下也、若不勝人者、是終能處上、木強者、近堅之幹、是處下也、不如柔枝之處上、推此物理、則卽人之德行、凡堅強

是終處其上矣、

息齋註、此章汎言柔弱之於生、無爲則柔弱也、堅強之於死、有爲則堅強也、凡爲之柔弱、雖非所以爲道、而有事、近於無爲、堅強雖未離於道、而純敢於有爲矣、無爲之烈、猶去道未遠、以矜無甚害也、有爲之烈、則吉凶悔吝隨之、以矜則若傷也、是爲益遠於道、而凜是爲者、固有遠而能反之名也、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而奉有餘。孰能以有餘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不居。其不欲見賢耶。弓之弛、兩端力均、則持平而中彀、不均、則抑舉於強弱之間、而力以補損之、以期正鵠、生不有、爲不恃、功成不居、前二章以明知道所處

之教作言也、生不有、爲不恃、長不宰、前十章以明爲道玄德之生畜言也、生不有、爲不恃、長不宰、前五十一章、以明道德生畜之尊貴言也、已上皆明道之不可有、方可進道之大有、方可成道之大成也、此章言有道者、能以有餘奉天下、而不欲見賢、如聖人之終爲不恃、功成不居之事也、見賢遍反、

第七十七章

贊筆雖有道者、補不足以事天、損有餘以及物、慎於高舉、斯於平準之常、是以炳卓乎前天之聖、效張弓之爲而不恃、功曲成而不居、其不欲見賢於裁成化育之中、致有於物耶、

希聲註、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陽升極天則降、陰降極地則升、此則抑高舉下、益張弓之象也、弛張者、消息之機、至道則一而已、天道盈虛、一章七閏、損日之有餘、補月之不足、以歸於自然也、人道則不然、輕損其不足、而重奉其有餘、孰能法天之道、以爲人

聖人、能爲之而不恃其爲、能功成而不居其功、以其不欲見賢於人、故天下謂之似不肖、皆損有餘奉不足之旨也、

蘇註 弓之張、弰與弣之在上者、自然就下、其在下之弰、自然就上、故以況天之抑高舉下、天無私故均、人多私故不均、有道者、贍足萬物而不辭、既已爲人已愈有、既已予人已愈多、非有道者、無能堪此、爲而恃、成而處、則賢見於世、而自奉其有餘矣、不見、而有餘於天下也、非自奉可知已、

息齋註 裒多以益寡者、天之道也、裒寡而益多者、人之道也、惟聖人、能以已有餘、而奉人不足、故其能及萬物、而不恃焉、功及於世、而不居焉、利澤施於天下、而不欲見賢焉、雖有道者、而後功能如此、

呂註 天之道、無爲而已、無爲則無私、無私則均、猶之張弓也、高者抑之、俯下、下者舉之、就上、是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均適於中足而已矣、夫天之道、非故以抑高而舉下也、無爲、如弓之未張、長於自然也、有

爲、如弓之張、足於自然也、夫弓之未張也、滿不足而
長有餘、張也、則在上者、不得不下、在下者、不得不上、
是謂損其長有餘、而補其滿不足也、是謙不足者受
益、滿而盈者招損、雖乃天道也、可不愼其盈、而知其
足、守其長、而奉有餘乎、人之道、不能無爲而有餘、則
有爲而常不足者有矣、雖有道者、慮其中而知足、故
無爲則長、以其上下有餘也、持其附而待中、故有爲
則足、以其約於無的也、是以聖人、以此有餘自然之
長道與人、補其不足之爲中不過也、夫此天之道也、
長足於天下之人、亦何見賢之有、故中歸之天人耳、

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以其無以易之也。故柔之勝剛。弱之勝強。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是以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不祥。是謂天下王。

至此、而就中莫可易之柔弱於水也、蓋以至

於水、而三致其意旨、多方致其柔弱、以見天下柔弱、而至於有形之堅強也、則每恃堅恃強、不能以柔弱而守道德之元、故終示以、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以水之至潔也、而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以水之至清也、而能受國不祥、是謂天下王、以人道之大者、尚能若是主社稷、而王天下也、況槩虚乎、

第七十八章

贊筆聖王守經從權、反經合道、若水之平明、涵宏廣大、本無垢與不祥、苟為社稷蒼生之重之大、而細人之謂為垢與不祥、一皆受之者、以其無以易之、天德上善、而能受則誰能堪此、而受之乎、以其至平明而涵該至廣大而容蓄、所謂垢與不祥、孰不為之澄灕而激濁揚清、復渾乎源泉晝夜、漠沉無倫、此守經從權、反經合道之旨、故正言直切若反、是以

通明直切

為言至意、

蘇註　正言合道而反俗、俗以受垢爲辱、受不祥爲殃故也、

呂註　天下之物、唯水爲能因物之曲直方圓而從之、則是柔弱莫過於水者也、而流大物、轉大石、穿突陵谷、浮載天地、唯水爲能、則是攻堅強者、無以先之也、所以然者、以其雖曲折萬變、而終不失其所以爲水、是其無以易之也、夫水之爲柔弱、而柔弱之勝剛強、天下莫不知、而老子數數稱之何也、以天下雖莫不知、而莫能行也、夫聰明睿知、足以有臨矣、則其患其在於睿知未能有餘、是以臨奉天下耶、夫睿知者、柔弱之妙明、大慈之主智也、故論道德將終、而稱至如此、又引聖人言以信之、能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不祥、是謂天下王、則所以荷受天下柔弱之實、則所以明天下不能有奪乎睿知之實也、夫代有明王、而令聞於天下後世者、必行人於所不能行、方能受人於所不能受、非有大過人者之睿知、身體而力行之、孰能令聞於天下後世也、聖人繫擬言出、[illegible]國之

歸始正言也、

宏甫註、以堅强攻堅强、雖能勝之、終必缺陷、故堅强之來、莫吾柔弱也、故積遏而轉運之、彼尤然恃而莫御也、則重積而浸激之、則孰爲堅强者、不爲之洞盪、而乘斡之也、是不與勝而自勝也、以剛强、敵於暫勝之敵、而不敵於常勝無敵之柔弱也、夫山藪藏疾至柔也、川澤納汙至弱也、苟爲社稷主、而不能受多方之垢、而於變時雍之則何謂夫山藪川澤也、故爲天下王者、至道符天、至德化基、而普天之下、有所謂天孽凶頑者、孰不爲之感化歸誠、而道撫一德哉、以此正言也、若與世反而難之、其在於早服而行之耶

和大怨。有餘怨。安可以爲善。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故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以道德既化成天下、而禍福善惡、綰繹淳淳矣、而化未足於牧誹者、未爲至善也、是以聖人、不以一微責之、唯執善

與之符、遐邇待其中合、固無親疎、天之道歟、吳澂曰、有德、無心待物、無爲之時也、無德、有心待物、有爲之世也、徹、使一之也、古者助法、周改助爲徹、恐八家私田所收不均、故令通力合作、而均收均得、而無多寡之異、司契者、任人來取、無得心於物、其人故曰有德司徹法者、患其不均、有虛心於物、故曰無得、以和怨不可以强制而徹之、如司徹於八家之力弱者、之於合作、責多而反怨於徹之善意也、雖善與人同可耳、

第七十九章

贊曰、有大德、然後和大怨、有餘怨、德求善也、是以聖人、善貸且成、善應而不藏、有守中責、以待其來自合、故不責不徹、如天道無親、能親親者與、是統德於有無之爲善也、

蘇註夫怨生於妄、而妄出於性、性少不爲亡、則爲妄所撥弄矣、今不知務其本、而爲其末、欲就末而捨之、遽闘其本、是不知其本末者也、必究其末之所因而示以本之所以、則末知其爲妄也、而因本之流爲末

以其性始示人使知轉妄而復性待其妄盡而性純
未有不廓然自得如右契之合左不待責而自成也
然則雖大天以下而有怨妄者將渙然冰釋而自不
知其為怨妄之有矣故不以徹其徹而以不徹徹之
是以不齊其齊而以不齊齊之也天之道無親猶藥
王之於諸病也故無疎遠貴賤來求者則應病而施
無大小淺深之痼一服而全安矣豈若半劑之醫而
概施之偏遇乎此者雖愈則於天下之多也不但過
而不愈反增其難愈之多故天之醫也可不常遇乎

呂註

為政以德譬如衆星之辰拱也則雖有忮心不怨怨
飄瓦是以天下平鈞不由此道則怨之所生也怨
之所生而欲姑息之是揚湯止沸而不知釜底抽薪
也況大怨之於人又豈可以強治之知不可強治固
不可以小智小能而謂惠懷以從我是措火積薪不
可為久安之善政也然則將何去何從而後釋然和
之也雖曰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故於怨之釋
然不期而自和矣是謂和之以天倪而休之於天鈞

也、是以聖人、居天中、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是乃雖有
枝心、不怨黷尤、而天下平鈞之道也、至於舉人於朝
與天下公之、何恩之有、刑人於市、與人共之、何怨之
有、恩怨具忘、是謂太平無朕、聖人恐其過中、而失於
無、失於徵也、故曰常與善人、而雖善人之與者、是
亦虛中待契、左與陽生之道、而不責於人者也、

吳註、執左契、不責於人、無心而待於人也、契者、刻木爲
券、中分之、各執其一、而合之以表信、左契在主財
物之所、右契以付來取財物之人、王元澤曰、史記操
右契以責事、禮記獻田宅者操右契、則知左契爲受
責者之所執、澂謂執左契者、唯常善其有以應付來
取之責成、執右契來合者、卽與之、故無心計較其人
之善否也、和怨者、有心於爲善人也、不若善至於無
心、如執左契而不責於人、待其自然之符合也、觀妙
夫芸芸者、故無偏頗美善而皆玄、道至同玄、故以和
怨之大而德至、至於無親無怨、始成道德之全歸也、

蘇註、怨之不可強和、猶火之不可寒、水之不可熱、性

怨者無以見中合之太和也、若德未盛至、而强稱之、必有餘怨、以此爲善、未足也、是以聖人治天下、如執左契以求於右契、恩怨取與、吾何容心哉、如契之合、適於符而已、苟有不合、不强其所無、不責之也、蓋大小長短、彼各有契、自合其合、而吾無私焉耳、若必欲强通之、是司徹、非司契也、天道亦然、以天道無親、常不失善、蓋亦司契於中常、而敎人無疆之德合也、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車。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音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小國、僻處之國、民寡事少、故無欲而樸蔬血自甘、荒服自美、不知其爲舟車華屋、故安其居而不遠徙、不知其爲甲兵什伯、故樂其俗而自重其死不知

其爲勾深煩與、故結繩爲用、跡不往來、挹其風、固醇
然實焉、宪則儻莽矣、其安常處順、不勞爲治之先民
乎、誠以山之厚、壤之沃、僻處於帝天不遠、在在處處
其見風人於太古者、質之經言也、什、音十、五人爲伍、
十人爲什、其用之物、謂之什伍之器、陳設也、樂入聲、
望、平聲、常曰、上多言國之大者、以踰道之兼善、此言
國之小者、以踰道之獨善至、聖之心無偏漏、故於道
之窮達、而各得其至、如兼善者、固無不覆、無不育、以
成其溥博、所以爲皇王聖帝、天下之大、公矦王伯宗
國之餘、伊呂之任也、如獨善者、固一介不與、一介不
取、以成其約重、所以爲夷齊之清、下惠之和、西方之
兼善也、至以尼山之特、玄聖素王、參天兩地、罔無時
不時、於世而不可易之常中也、是以兩闢旁中流外、
莫測其合散、其象帝之先、古若今、固無在不在、而道
隱無名者也、無在不在、則與世、罔體受不遺、而深惘
如是也、則所謂遯天倍情、有以夫、念此則昊深罔至、
貴簡、太古之世、結繩爲用者、不以巧而

其足、各安其安、小者近者若是則大者遠者亦若是而已矣、道德之歸、於天下之復古、亦若是而已、

吳註 十人爲什、百人爲伯、什伯之器、重大之器、其半衆引也、不用者、不貪求重大之器、無所用也、重死者、視死爲重事、而愛養其生也、不遠徙者、以樂土遂生、死鄉他適也、老子欲挽衰周、復還太古、以國大者、恐民衆難治、何不視夫小國寡民之道、而治之猶是也、使其民無慕於外、自足於內而已矣、夫民淳事簡、上古結繩之治可復、雖案牘刑書、亦可不用、所謂什伯之器者、於何置乎、漢書、詔天下吏舍、無得置什器、非殫不置也、以既治而安、與民休息之意也、夫至治之世、自能遂生民之性、而甘所爲食、美所爲服、樂所爲俗、而安居天倫也、奚願遠徙哉、是不[illegible]復古之爲難、顧在於復古之道何如耳、

呂註 三代以來、至於周之衰、其文弊甚矣、民失其性命之情、故老子之言、救之以質、以反太古之治、孔子

刪詩書、訂禮樂、以存三代之隆、皆以世有不得已也、夫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此救之以質、而反乎太古之道也、莊周稱至德之世曰、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犧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犬之音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則古者固有是道也、然詩書之所言、則止於堯舜三代、而老子欲反太古之治何哉、曰、夫大道隱於世也久矣、非大道不足使人反性命之情、言道而不及於世用、不足以知大道之已試於古之成效也、此其所以必反太古之治、然則世去太古也久矣、遂可以盡復乎、曰、不可也、然則其言之何也、曰、禮至於兼三王、樂至於備六代、其文極矣、然而禮不以玄水大羹而措之醴酒和羹之下、樂不以嘒管清聲、加之朱絃疏越之上者、使人知禮樂之意、有不得已者如彼、而所欲如[illegible]

之月建巳而火始王而金氣巳生戾其[illegible]矣[illegible][illegible]而
所以相繼而不絕也故聞古之治雖有什伯之器而
不用有舟輿而不乘有甲兵而不陳則舉大事用大
衆非得已也聞其民結繩而用之鄰國相望雞犬相
聞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者則煩文倦令督稽趣留而
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非得已也
則不得已者雖在如此而安平之欲動切於彼也以
此與懷則豈肯煩事爲以深治人之過乎即張而不
言也猶屏玄水徹疏越其孰知禮之能儉樂之節樂
爲反本復始之意乎夫聖人之言
之意於世豈得已哉豈漠然已哉

元澤註　小國寡民易治以其無見可欲焉故民淳厚使
常有爲也而致生貪求則不厚矣蓋大國民衆
則利害相摩巧僞日生觀大邑與聚落之民質詐殊
俗則其驗也甚至民貧土瘠而利欲勝乎好生末盛
本衰而貪求在乎外慕故觸刑犯險如履平地而水
陸之乘匿乎盜跡矣夫樂生遂性則重士重遷久道

化成上古可復、唯在乎治者、能善事事乎、能無爲乎、故於時措之宜、果善而有得乎、既善而能常安之乎、常安之久、民自樸如也、老子大聖人也、而所遇之時、適當以盡性反本也、故尊西留東、獨著夫道德之言、以收歛事物之散、而一之於樸、誠舉其書、以加之政、則化民成俗、有以臻夫羲農上世也、

蘇註、夫開皇至於三代、備於周、郁郁乎文盛極矣、過此則衰、至於春秋之作、則挽乎文衰之至也、故老子作於是時也、將以無爲救之、以復其文開之始、是以明道德有無之用、爲治乎大小之歸、故終以寡小者、之於古若也、則通以衆大者、之於衆古若也、是爲聖爲王、均致夫一至、聖王之心、豈有二焉、夫道是則無事咨詢、端拱而清廟有臨、用足、則無事他求、民安而唯天之命、是謂古始、其在斯文、文質惆惆、風于太古、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言不辯。辯言不善。知者不博。博

者不知。聖人不積。旣以爲人己愈有。旣以與人己愈多。

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不虛也、善言、誠實之言、不浮也、知者、眞有知也、故不事虛浮而眞知非博、不積者、以大公無我也、爲人之爲去聲、下如字

第八十一章

〔贅筆〕太上、教父也、其著道德之說、非美辯於世、而示博也、蓋憂世之切、不得不然、故以大生不積之心、而強爲著說也、故至教無言、非言無以知無言之教、至道無爲、非爲無以至無爲之道、顧言於不言、信與人而非欲美也、爲於不爲、善爲人而非有辯也、知止於道德者、不博於人、而人自信其言、不積於已、而人自善其行、故能與人愈有、爲人愈多也、父母之心、天也、聖人之心、父母也、天地之於人、猶父母之於子、固生養慈教、奚有爭、奚有害耶、是君師之於天、固教父也、而天地之爲心、固慈母也、道德之歸、統生養慈教、善貸且成者也、故首以有無發用、大小多少、生不有、爲不恃、長不宰、玄同自然之成、終以言知不積、信善與爲、全彰道

德之餘、是謂天之道、聖人之德、貫古今而一合、位敎育於無窮者歟、

蘇註　信則爲實而已、故不必美、美則爲觀而已、故未必信、以善爲主則無以辯、以辯爲主則未必善、有一以貫之、則無所用博、博學而日益者、求道而未至於知也、聖人抱一而已、他無所積也、然施其所能以爲人、推其所有以與人、一無盡、而與爲愈無盡、然後知一之爲貴、而以不博爲知、勢可以利人、則可以害人矣、力足以爲之、則足以爭之矣、能利而無害者、天之道歟、能爲而無爭者、聖人之爲歟、此天之與聖人、所以爲萬物之宗者也、凡此、皆太上之所以立德、與人之所以立功、與道之所以立言之大意也、故終以不積、以申夫與爲功德之言也、

呂註　大道可情求不可以辯博爲美之謂得、則信言者信此而已、善言者善此而已、知道者、知此而已、安

有方、道故也、夫道、虛無寂靜、妙有真常、聖人[illegible]常一、常冲虛合道、夫何積之有哉、唯其無積、故萬物與我一至、則凡所與爲、皆公於中、而當於天下者也、唯知者、信言於人而公用之、我無積也、以其道愈虛、而明愈無窮、故既以爲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使其不明而有積也、則用之有時而既矣、安能愈有而愈多乎、老子之言也、內觀諸心、外觀諸物、仰觀諸天、俯觀諸地、而無有不契、是信也、言之至切、而指之至凍、是善也、其知、至於無知、是知也、以其至善至信至約、故不美不辯不愽也、而學者以美以辯、口愽以求之、則與道疏矣、老子之道也、以心齋一志、鯤化鵬圖、故息於六月之南溟也、積於無積、至於累虛、而與供萬物之莽蒼者、則是愈有而愈多也、而學者於是、不能刳心焉、則不可得而至矣、凡物有所利、則有所不利、有所利者謂利、則有所不利者謂害矣、唯天之道、無所不利、無所不利、則物之所謂害者、皆無所不利也、凡物之有爲者、莫不有我、有我故有爭、聖人之道、雖

爲而無我也、以無我之爲、故爲而不爭、則世人所謂爭者、皆聖人無不爲、而無我者也、此聖人濟世之心、故曰爲而不爭、至於無名天地之始、則道隱無名、固無名無朕、而恢漠乎無倫、其於世、孰得而名言之哉、

筆乘 或曰、老氏之爲書、使人得以受而味焉、則近乎美、窮萬物之理、而無不至、則近乎辯、察萬事之變、而無不該、則近乎博、然不知其有信而不美、善而不辯、知而不博者存、何也、曰、予非知言者也、况知道乎、夫老子之爲言、固非辯也、適以明道德之宗、天地之大、王公之寡、萬物之衆、總統以道生德畜物形勢成、而因之以自然也、故道之有爲、以至於無爲、是無爲自然之道、而道之有言、固無爲自然之言耳、非強扭附會之說、故世之鮮於道者、而以不知爲知、其於言也動每不足、故支離割截、矯貌飾情、而鎮之以氣、使、欺之以譎詭幻怪、喧然嘵嘵、以至辯言莫已也、究不知道爲何物、德固何居乎、莊子所謂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

善世之心，固不居不有也，何有於博，何有於辯乎？則以五千言所言，皆不積之道耳，不積者，心無所住之謂也，夫積於不積，則言於無言矣，言於無言，故以道爲人，則未嘗損已之有，以道與人，未嘗分己之多也，是爲人之道愈有，而與人之德愈多也，而惡乎有於辯且美博哉，苟非不積之道，而第執其意見以與天下爭，則多言數窮者流，非天道也，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學者，而於不害不爭之道，而列心焉，老氏之書，亦思過半矣，故曰教於至教，何必杜口於吡耶，言乃誠言，善爲宅心於柱下，讀者有得，知吾言之不妄，觀諸先哲，而會心不遠矣，

老子翼卷下　終

卷下 終

其如吾言之不發觸諸人[illegible]愛矣

日如說言之乃成言[illegible]有

之[illegible]言之其言不[illegible]

歎入之道為而不[illegible]之道而不

于爭則多言數實者[illegible]道不

措且美轉其皆非不請之道[illegible]其意與以與人

是後人之道意有[illegible]以平台物

為人則未嘗已之有以道[illegible]已之盈也

謂也未貴於不言[illegible]

以其于言所許不積之道[illegible]

善世之心問不對不有也何有[illegible]

古書傳世。爲人所竄易者多矣。而老子尤甚。以其太遠元酒。任人之酸漓也。開元注明言我獨異於人。而貴求食於母。先無求於兩字。予所加也。則後人之妄。而不及自道者。可勝言哉。史遷言著書五千餘言。亦其大率耳。妄者至盡刪其語助之詞。以就五千之數。又或不明大旨。輒敢改經就注。其妄尤甚。薛君采氏作老子集解。別爲考異一編附焉。顧其所見。裁十數本耳。予覯卷軸既多。異同滋甚。其爲予所安者。已載正經。而悉以其餘系之卷末。仍名曰考異。俟世之好古者參焉。

弱侯題

蓋至道上德，非徒言也，而精深宏闊之旨寓之微言，是豈可以言觀，固不可不以言觀也。唯得其至言於誠信之初，守其至信於誠言之確，而後不敢意移一字。今聖經悉從公諸善本而公錄之，復詳錄薛焦二公考異一編，以爲備觀聖經之萃，切深爾公爲此者，憂不得已之苦心，原非爲傳也，爲考異也。或於此而有見其參差汗漫於是彼是此之間，反恐致其疑而生辯惑之端，若然者，豈大公同然之心，不更翻增多事乎。唯是言之有宗，事之有君之大德者，觀於此，自可無間然於公之用心有以也。

贅筆敬識

第二章　斯惡已 蘇已作矣 皆知善之爲善 皆上一有天下 故有無相生 龍興碑無故字 傅奕本相上並有之字 萬物作焉而不辭 碑本萬物作而不爲始 功成而不居 一作功成不處 夫唯不居 一作不處

第三章　使心不亂 一作使民心 是以聖人 一作聖人之治 一有之治也 使夫

……作盅……蘇本或下有似……作忿……

及陸本兮作乎**湛兮**碑本無兮或作常一或作若兮**吾不知誰之子**一有知其碧虛司馬無之有其

第五章　**不屈**河上及陸本作不詘**多言**碑本作多聞

第六章　**天地根**古本列子並作天地之根

第七章　**天長地久**碑本作天地長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黃茂材地下有之碑本無且一無者**故能長生**碑本長久**非以其無私耶**河上陸本無非耶古本非作不

第八章　**而不爭**碧虛司馬曹而作又**處衆人**一處作居**故幾於道**葉本下有矣**善仁**一作善人**故無尤**一下有矣

第九章　**持**司馬作恃**揣而銳之**一作敠而梲之王弼亦作梲之**長保**碑本長寶**滿堂**一作滿室**驕**司馬作憍**功成名遂身退**碑本作名成功遂身退王弼作功遂身退一名作事

第十章　抱一作褎無離乎一無乎下同　能嬰兒乎一能下有如　生之畜之一無此四字

第十一章　埏司馬碧虛作挻

第十三章　何謂寵辱若驚一無若驚　寵爲上辱爲下碧虛諸本並有一本只作寵爲下　吾所以有大患者一無者　及吾無身古本苟無吾身　吾有何患古本下有乎　故貴以身爲天下可以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可以託天下古本作貴以身爲天下者則可以託天下矣愛以身爲天下者則可以寄天下矣開元本故貴以身爲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若可託天下無矣一可以上並有則託下並有於下並有矣

第十四章　此三者一無此　故混而爲一蘇本故下有復他本一下有者　上下

[illegible]碑本無四

第十五章　豫猶一下並有兮　客碑本作容　釋碑本作汋　敦兮其若樸碑本作朴若樸　曠兮其若谷碑無兮其　渾兮其若濁碑混若濁　孰能濁以澄一無澄　徐清　徐生他本二徐上有而　安以久邵本安作谷　故能敝不新成他本是以能敝而不成碑本李榮本作能敝復成

第十六章　觀其復王弼本無其　芸芸莊子作云云　各復歸其根一無復　靜曰復命王弼本作是謂復命　公乃王王乃天碑作公能生生能天　沒身不殆葉無

第十七章　下知有之一作不知　其次親之譽之王弼親而譽之　其次畏之侮之陳本其次畏而侮之　信不足有不信王弼二句下有二焉　猶其貴言王弼本作悠兮一無兮碑本作其猶貴言　事遂一作名遂　皆謂我司馬無皆陳蘇曹程黃俱作謂一本作皆因

第十八章　廢出他本下並有焉孝慈一作孝子忠臣古本作貞臣

第十九章　此三者以爲文不足碑無此他本以爲文而未足也

第二十章　善他本作美荒兮其未央哉碑本作莽其未央古本無此如享古本若享如登春臺古如作若一春在登上泊兮古本作皃碑本作我皃未兆乘乘兮古本作儡儡沌沌碑作純純衆人昭昭察察洪武御註作衆人一作俗人古一作皆昭昭皆𧬊𧬊悶悶一作閔閔忽若海寥兮若無所止海一作晦一作忽兮其若晦飄兮似無所止一作澹兮其若海飂兮若無止一作飄兮其若海飂兮若無所止異於人一本異上有欲而貴食母開元本作求食於母

第二十一章　惟恍惟惚有作芒芴惚兮恍其中有象一其上有兮一無其句末有兮下同其精甚真碑本無此

一地下有也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古本作從事於德者德者同於德從事於失者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古本無同樂二字下同信不足古本足下有焉

第二十四章　跂王弼陸本作企其在道曰司馬曹陳蘇本在作於一曰作也物或惡之或一作故不處一處下有也

第二十五章　寥兮陸王弼寥作寞強爲之名曰大司馬程作強名之曰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一作而王處一焉陳無此兩句

第二十六章　奈何一作如之何失根古本碑本作失本或作失臣

第二十七章　善行他本行下有者下同善計不用籌策或作善數者無籌策又策作算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葉故作而

傅奕云河上古本有此他或無善人他本人下有者下同

第二十八章　故大制不割古本作大制無割

第二十九章　而爲之一之下有者天下神器一天上有夫爲者碑本者作故下同故物蘇葉黃陳故作凡呴陸王弼作歔一作噓古本作噤羸古作挫王作挫載古本作培碑本作接隳古一作墮是以司馬以作故

第三十章　大兵之後必有凶年碑本無此果而已一下有矣取强一下有焉是果而勿强古本上有是一作是謂一無是非不道古本碑本並作非道

第三十一章　之器一無此二字恬澹爲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一古作以恬澹爲上故不美也若美必樂之樂之者是樂殺人也夫樂人之殺人者言當用則用之

之一作言居上勢步多本下有則下同

第三十二章　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一無樸雖小古本作莫能臣也侯王梁武本陸本古本作王侯萬物一作天下自均一下有焉猶川谷一作出之於一作與又海下有也

第三十三章　知人者智一下有也下同有力葉無力其所邵所下有止

第三十四章　汎陸王弼作氾不名有一作不居愛養一作衣被可名於小一有矣下同一可名爲小歸焉一作歸之不知主知一作爲終不爲大一作以其不自大一作以其終不自大

第三十五章　執大象一下有者出口古本碑本口作言淡乎一作淡兮

第三十六章　歙一作翕王弼偷柔勝弱勝古本勝上有之脫一作倪國一作邦

第三十七章　侯王一作王侯鎭之一作鎭以亦將一上有夫不欲以一作無欲

第三十八章　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一作上德無爲而無不爲下德爲之而無以爲仍之王弼作扔亂之首也愚之始也一無二也處其厚古本四句並作處王弼作處其厚不居其薄處其寔不居其華

第三十九章　侯王一作王侯下同天下貞一作正萬物得一以生古本無此並下萬物無以生將恐滅十四字其致之一也開元本無一也侯王無以貞貴高將恐蹷一作侯王無以貴高將恐蹷一貞上有爲貴上有而自謂一作自稱此其一作是其非乎古本非歟數車無車一車作輿一作轝如玉如古作若下同落落一作珞珞

第四十一章　聞道大笑之一道下有而故建言一無故有之一之下有曰類一作纇進道若退一在夷道若類上辱古作黷偷一作媮渝傅奕王弼古本作渝

傅奕音義云械作揄

之一作人之所以教我亦我之所以教人一作人之所教亦我義教之

第四十三章

無有入於無間古本淮南子並作出於無有入於無間王弼作無有入無間

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一無吾益下一有也希及之政和本下有矣

第四十四章

是故甚愛必大費程本無是故

第四十五章

冲古本作盅屈古本作詘淸靜爲天下正古本爲上有以

第四十六章

郤走馬以糞吳勿淸作以糞車罪莫大於可欲王弼無此咎莫大於欲得韓非古本咎莫憯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司馬無之足又無矣

第四十七章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他本出戶窺牖下俱有可以韓非出窺下有於戶牖下有可以彌遠一彌作彌下同韓非遠下有者不行而知一作不行而至

第四十八章　爲學爲道古本下有二者又損之之一無無爲而無不爲矣一作無爲則無不爲故取天下王弼無故一下有者不足以取天下一作不足以取天下矣

第四十九章　德善矣一作得善一無矣下同　慄慄古本作歙歙一下有焉渾其心古本作渾渾焉孩之陸王弼作咳

第五十章　人之生動之死地韓非本古本民之生生而動動皆之死地生生之厚古本下有也　夫何故古本下有也　無死地古本下有焉

第五十一章　夫莫之命一無夫一命作爵　德畜之一作畜之亭之毒之一作成之熟之養之一作蓋之

資財盜夸韓非作盜竽舊俱作盜夸非道哉一道下有也趙志堅作盜夸非道

第五十四章

善建者韓非無者下同子孫祭祀不輟彭耜本孫下有以韓非作子孫以其世世祭祀不絕修之於身一無於下同乃眞趙志堅乃作能下同乃餘趙作能有餘修之於國舊俱作國、漢與韓非作邦、蓋邦乃國之所建者、故從國是何以古本作奚以

第五十五章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古本作含德之厚者比之於赤子也毒蟲古作蜂蠆峻古作朘陸作全至也皆盧蘇曹無也下同而不嗄一作嗌不嗄黃茂材曰、古本無嗌、後人以莊子之文增入之、曰強一作則強是謂一作謂之不道碑本作非道

第五十六章

知者不言古本言下有也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賤古本上並有亦

第五十七章　以正政一作　無事達眞本事作爲　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一作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　民多技巧奇物滋起一作民多智慧衺事滋起　滋彰古本滋章　我無情而民自淸河上本獨是、他本或無、

第五十八章　悶悶一作閔閔　醇醇一作偆偆　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韓非及古本作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　民之迷也其日固久矣韓非作人之迷也其故以久矣、一作民之迷其日固久、　劌纂微作穢、非

第五十九章　莫若嗇若一作如　是謂早服謂韓非作以服一作復　謂之重積德韓非作是謂　則莫之其極莫知其極黃無下四字　深根固蔕韓非作深其根固其柢、蔕一作柢

聖人亦不傷人一作傷之

第六十一章 天下之交天下之牝一下句牝上有交 以靜爲下古本以其靜故爲之下也司馬作以其靜爲之下、一無此句 故大者宜爲下一無故一作爲之下

第六十二章 奧一下有也 善人之寶司馬程之下有所 加人彭本加於人 坐進此道古本進此道也 道者何一何也無何 不曰纂微曹陳曰作曰 有罪罪下一有可

第六十三章 圖難於其易古難下有乎下同一無其 天下難事難上一有之下同 輕諾多易古本下各有者 猶難之程猶作由 故終無難古本下有矣

第六十四章 易判一作泮一作破 爲之於未有一作爲之乎其未有下同 毫一作毫 九成傅奕作成一作層 千里之行一作百仞之高 是以聖人無爲一無是以一無聖人 常於幾成一於下有其 則無敗事一下有矣 復衆人古上有以 輔韓非作恃 不

敢爲一下有也

第六十五章　以其智多一作以其多智也　國之賊國之福一作賊也福也

知此兩者亦楷式一作常知此兩者亦稽式　乃至古本作乃復至一上有然後

第六十六章　以其善下古本下有之有也　以其言下之古本作必以其言下之一作必以言下之下句同　民不害一作民不能害古本下有也

第六十七章　夫唯大故似不肖清源本無此句　其細也一有也夫一無也夫

寶而持之一作持而寶之一寶作保　慈故能勇一上有夫　器長韓非作事長　舍其慈且勇一無其下同　死矣古是謂入死門　以戰則勝一作以陳則正　以慈衛之葉上有必

第六十八章　不武一下有也　善勝敵者不與林希逸本作善勝戰者不與一無敵

作扔輕敵一作無敵輕敵幾喪吾寶一作無敵則幾亡吾寶抗兵相加哀者勝矣古作抗兵相若則哀者勝矣

第七十章　天下莫能知莫能行古作而人莫之能知莫之能行不我知也一無也則我貴矣一作則我者貴被褐一作披褐一褐下有而

第七十一章　上古作尚矣病古作病矣聖人之不病也以其病病是以不病韓非作聖人之不病也以其病病是以無病也

第七十二章　則大威至矣一無矣無狹一作無狎夫唯不厭奘幼淸作夫唯不狎

第七十三章　此兩者一此上有知字非繟王作坦嚴作默蓋默近不言坦近不爭從繟是

第七十四章　民不畏死一民下有常　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古作吾得而殺之孰敢也一得作豈　而代司殺者而一作夫　是代大匠斲一是下有謂　希有不傷其手矣一作希不自傷其手矣一作希不傷其手矣

第七十五章　民之飢古下有者下同　食稅之多一有也下同　以其生生之厚一作以其上求生之厚一生生之厚　唯無以生爲者一上有夫爲下有貴　貴生政和有也

第七十六章　草木一上有萬物　柔弱一弱作脆　之徒古下有也下同　兵強古下有者　共一作折　強大處下古作故堅強處下

第七十七章　其猶張弓乎古本其猶張弓者歟邵猶作由非　補之一作與之　孰能以有餘奉天下唯有道者古本作孰能損有餘而奉不足於天下者其唯有道者乎　功成不居一成下有而　見賢邪一無

其無以易之也[一作其無以易之]柔之勝剛弱之勝強[一上有故無二之]莫不知莫能行[古作莫不知而莫之能行]是以聖人云[是以一作故古本作聖人之言]是謂[一作是為]正言若反[一言下有也]

第七十九章　和大怨[一下有者]有餘怨[一上有必]故有德司契[一無故]

第八十章　使有什伯之器[一使下有民一作什伯人之器]而不用[一下有也]使民重死而不遠徙[葉無此句]甘其食[古本上有至治極民]安其居[居一作俗]樂其俗[俗一作業]音[一作聲]民至[一上有使]不相往來[一不上有而一相下有與]

第八十一章　善者不辯辯者不善[古本善言不辯辯言不善]不積[不一作無]天之道[一作天道]

老子附錄

所錄者、皆累朝事實及諸名賢傳記語論纂序碑表、提而錄之、悉從其舊、今於史傳、復補全前錄、以備參考之意

史記老子列傳曰、老子者云云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爲罔、游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耶、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爲務、云云莫知其所終、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云云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歲而復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隱君子也、老子之子名宗、宗爲魏將、封於段干、宗子注、注子宮、宮玄孫假、假仕於漢孝文帝、而假之子解、爲膠西王卬太傅、因家於齊焉、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爲

月橫地角，而載山河，十消十息之精靈，上生下生之氣候，由以財成庶類，亭毒群品，有人民焉，有君長焉，至若上皇遂古，夏巢冬穴，靜神習智，鶉居鷇飲，大禮與天地同節，非折旋於俎豆，大樂與天地同和，豈考擊於鍾鼓，逮乎失道後德，失德後仁，是三王有步驟之殊，民俗有淳醨之變，於是儒墨爭鶩，名法並驅，禮經三百，不能檢其情性，刑典三千，未足息其奸宄，故知潔其流者澄其源，直其末者正其本，源源本本，其惟大道乎，老君感星載誕，莫測受氣之由，指樹為姓，未詳吹律之本，含靈在孕，七十餘年生而白首，自以老子為號，其狀也，三門雙柱，表耳目之奇，蹈五把十，影手足之異，爰自伏羲，至於周氏，緜祀歷代，見質變名，在文王武王之時，居藏史柱史之職，當朝屢易，咨觀不改，宣尼一睹，嘆龍德之難知，關尹西望，識真人之將隱，乃發揮眾妙，著書二篇，率性歸道，以無為用，其辭簡而要，其旨深而遠，飛龍成其末，足比其精微，獲麟筆削，不能方其顯晦，用之治身則神清志靜，用之治國則反樸還淳，既而鍊形物表，卷跡四方，蛻裳鶴駕，往來紫府，金漿玉酒，燕衎清都，參日月之光華，與天地而終始，涉其流者，則擴落豐贍，得其門者，則騰驤雲漢，大椿凋茂，非蜉蝣之所知，溟渤淺深，豈當瓠之能測，盛矣哉，固無德而稱也，莊子云，老聃死，秦佚弔之，三號而出，是謂遁天之形，雖復傲吏

之寓言、郝亦蟬蛻之微、昔皇帝、誕靈縱敎、援統傳期、照舂陵之赤光、發芒山之紫氣、珠衡月角、大表冠於百王、明鏡衛鐏、聖德會於千祀、周道云季、多難在時、九鼎其、海水同飛、兩日與洛川俱新、天齊地軸之所、蛇食鯨吞、銅陵玉璽之圖、狼顧鴟跱、黃延姦宄、鄭閒兵禍、大縱毒螫、將遍函夏、神謀內斷、靈武外馳、應攙搶而掃除、使旄鉞而斬伐、共工既剪、重立乾坤、蚩尤就戮、更調風雨、宰制同造化之功、生靈荷魂魄之賜、萬方欣戴、九服謳謌乃允荅天人、祗膺揖讓、升泰壇而禮上帝、坐明堂而朝羣后、昔軒轅顓頊、建國不同、太昊少昊、邦畿各異、舜改堯都、夏遷虞邑歷選前辟、義存創造、惜十家之產、愛兆民之力、經始帝居、不移天府、規模紫極、仍懷卑闕、下宇上棟、務存卑儉、右平左城、其遵制度、朝夕正殿、不別起於鵷鸞、升降靈臺、豈更營於鳩鷃、憂勞庶績、矜育蒼生、念茲在茲、發於寤寐、棘林肺石、特降皇情、祝網泣辜、深存寬簡、草纓知恥、畫服興懲、夫無入牢之罪、適絕城牛之氣、延閣廣內、考集羣典、石渠埜水、闡揚儒業、綴五禮於將壞、正六樂於已崩、總章瀞志之音、大師成功之頌、承華贊德、作貳東朝、外正萬邦、內弘三善、兩離炳耀、重日垂明、永固洪基、克隆鼎祚、重以維城磐石、多藝多才、良佐賓臣、允文允武、爲王室之藩屏、成神化之丹青、致世俗於闓澤、納烝民於壽域、旄頭兆象

牂牁夜郎之所靡漢柔綸之地咸被聲教並入提封閩越句吳不愆貢職夫餘諸檀無絶夷鼎溫邏戲爾支軌入日自三代之餘六雄競逐秦居閏位漢贖霸道魏氏則虛漢華夏有晉則風成夷俗降斯已後粹駮不分帝迹皇風寂寥千載天命聖德肯昌神道變億兆之視聽復三五之規模固以幽明贊協符瑞彪炳千年靈蔡著天性以效徵三足神烏感陽精而表質春泉如醴出自京師秋露凝甘徧於竹葉星光若月雲氣飛烟三農應銅爵之鳴五緯叶珠囊之度信可以揚鑾動蹕覲東后玉檢金繩登封岱岳而讓以自牧爲而不宰尚寢馬卿之書泰允梁松之奏在青蒲之上常若晨恭處黃屋之下無忘夕惕雖蒼璧黃琮事天事地南正火正屬神之禮猶恐祀典未弘秩宗廢禮永言仁里尚想立極壽宮靈座爨鹿徒倚華蓋剗壇風霜凋弊乃詔上開府儀同三司亳州刺史武陵公元冑考其故迹營建祠堂皇上往因歷試總斯藩部猶漢光司隸之所魏武兖州之地對苦相之兩城繞渦穀之三水芝田柳路北走梁園沃野平皋東連譙國望水置槷揆景瞻星擬玄圖以疏基橫玉京而建宇雕楹畫栱磊砢相扶方井圓淵參差交映尊容肅穆仙衞儼而無聲神館虛閑滴瀝降而成響清心潔行之士存玄守一之儔四方輻湊千里波屬知如在之敬申醮祀之禮顯仁助於王

者冥福資於黎獻先所謂天大道大難幾者矣若夫名言頓絕
幽泉之路茫開形器不陳妙物之功難著騰茂寬飛英聲圖丹
青鏤金石不可以已而在茲乎蕨六教群律中然洗大隋馭天
下之六載也乃詔下臣建碑作頌其詞曰悠哉振古邈矣帝先
四紀維地八柱承天叢生類聚廣谷大川至道靈運神功自然
五精應感三微相纘樹以司牧執其象契帝迹懋皇王猷謝黃
上德遐遠淳風潛替時乖澹泊俗異冲和尚賢飾智懸法張羅
內修尊俎外事干戈魚驚網密鳥亂弓多真人出世星精下斗
龍德在躬鶴髮垂首解紛挫銳去薄歸厚日角月偃天長地久
小茲五岳隘此九州近將高蹈超然遠遊青牛已駕紫氣光浮
玄門洞啟神化潛流瀨鄉寶異渦川遺迹古社今來[illegible]土易
靈廟凋毀祠壇虛寂九井生桐雙碑碎石維皇[illegible]人聖
響發地鍾光垂天鏡宇宙開朗妖氛蕩定靈[illegible]通取正
流沙蟠木鳳穴龜林異類歸欽萬方宅心鴻[illegible]上會[illegible]璟
青雲干呂薰風入琴化致雞平家興讓永[illegible]太上
乃建清祠式圖靈狀原隰爽塏亭皋爾[illegible]曲[illegible]巖楹
烟霞舒卷風霧淒清仙官就位羽客來庭[illegible]降福明靈
至神不測理存繫象大音希聲時振高響道邇[illegible]貞卿
敬刊金石永播天壤

道者也受先臣之命屬臣則必師之今孔子將適周觀先王之
遺制考禮樂之所極斯大業也君盍以車乘資之臣請與往魯
君與車一二馬二豎子敬叔俱至周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弘
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察朝廷之度觀明堂四門之墉有堯
舜桀紂之象各有善惡之狀與廢之誡焉又有周公相成王抱
之而負斧扆南面以朝諸侯之圖歎曰吾今乃知周公之聖與
周之所以王也將去周老子送之曰富者送人以財仁者送人
以言吾竊仁者之號送子以言凡當世之士聰明深察而近於
死者好議人之非者也博辨宏大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
也爲人臣者無以有已爲人子者無以有己自周反魯道彌尊
遠方弟子之進者蓋三千焉孔子歎曰自南宮敬叔之乘吾車
吾道加行不然吾道幾廢矣今禮記所引吾
聞諸老聃皆是孔子問老子而得禮之要也

關尹子尹喜惟周昭王爲大夫善天文象古東南真氣狀若龍
蛇而西是日融風三扇天理西行知有聖人度關乞出爲函谷
關令昭王癸丑五月壬午紫氣浮空有老人駕青牛白舂車諸
子驂乘徐甲爲御將度關喜迎拜下風則老子也喜曰大道將
隱強爲我著書遂館於終南草樓師事之明年甲寅授道德五
千餘言包絡天地立同造化君臣民物罔不賅備尊道德小仁

義所以尊皇帝小王伯、大抵以明天道、明人道、正君心、正民心、其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曰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凡數章頗類爲伯者言也、疑昭王時、五伯未著、或指授經爲敬王時、殊不知夏商之衰、昆吾、大彭、豕韋、巳自稱伯、觀昭王江上不返、而陵替之風巳見、及包茅之責、固孔子有齊桓一匡糾合也、此老聖著道德、所以有形上形下兼致功之器而言也、按河鼓三星、主天子三軍、中星大將軍、左星左將軍、右星右將軍、夏官上大司馬、王五軍、大國三軍、巳載之周禮、及考穆王內傳、言王西遷上終南、修草樓、則知授經爲昭王時明矣、關尹亦自著書九篇、名關尹子、自時其徒、晉公孫辛鈃、字計然、學於老子、敬王二年壬午、南遊楚、平王禮聘問道、既而適越、范蠡師之、授蠡書十二篇、名文子、有平王問道章、句踐位以大夫越伐吳、蠡諫曰、兵凶器、戰逆德、陰謀逆德、好用凶器、上帝禁之、行將不利、引文子語也、句踐不聽、敗於夫椒、囚石室、賂太宰嚭得歸、嘗膽圖報吳、既而計然曰、句踐長頸烏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蠡用其策、從五湖遊、計然亦佯狂遯封禺之地、嘗登山籌隱、今吳興計籌山是也、列御寇、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安王四年、著書八篇、明老子之道、莊周、字子休、號南華子、顯王三十年、楚聘爲相不就、隱居蒙漆園、著書五十二篇、名莊子、今存三十三篇、若夫

周之守藏柱下兩度作史其親見猶龍如孔子者可無若人自
司馬遷以老韓同傳正以見其醇醨若反其道別有在焉而
老氏之門人失紀遂使孔老通家之學後世無傳緗帷惜哉
吳闞澤對文帝曰許成子原陽子老子莊子皆修身自玩放暢
山谷縱汰其心學歸澹泊漢文帝卒以老子之道富有無爲也
老子之稱經自漢景帝始也以黃帝老子義體尤深改子爲
經故陰符道德燦然於世敕朝野通習焉此節備補前缺也
班固載老子鄰氏有傳傅氏徐氏劉向皆有說傅氏三十七篇
鄰氏四篇徐氏六篇劉向四篇惜乎其書之爲世亡久矣今世
所傳老子道德經或總爲上下二篇嚴遵乃以陰八陽九爲七
十二章獨河上公者黃石公之流授文帝以八十一章以九九
行奇偶既宗道德之會而本古章程適合世從無異復觀高士
謝守灝曰道德經唐傅奕考覈衆本勘數其字云項羽妾本齊
武平五年彭城人誤開項羽妾冢得之安邱望之本魏太和中
道士寇謙之得之河上丈人本齊處士仇獄傳之諸家本有五
千七百二十二字與韓非喻老相參又洛陽有官本五千六百
三十五字王弼本有五千六百八十三字或五千六百一十字
河上公本有五千三百五十五字或五千五百九十字并諸家
之注多少參差然歷年既久本旨大同而語助互異以各信所

傳或以他本相參，故舛戾不一。史記司馬遷云：老子著書，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葢十五成數也，以五千成數之，所餘自不及於五也。今道家相傳，謂老子五千文，葢舉其全數也。觀老君字杜光庭云：五千餘言，亦不確定其數。文質相半，義理兼通，局數而妨文，剪文勢而就數，皆失其旨。司馬遷云：五千餘言，則不定指五千字矣。葢至文古穆，奧深不騁，而章旨則各因體勢而成，細玩味，未嘗不烜赫，未嘗不沉痛，遂章體認，方見古之至意至文不弊而嘗新也。其有删文約數，或泥文失古，是於此未見也。光庭箋註六十餘家，則有　節解上下，以解老君尹喜內解上下，以內修之旨解尹喜。　想爾二卷，三天法師張道陵所注。　河上公章句，漢文帝時，降居陝州河濵，授今有廟存。　嚴君平指歸十四卷，漢成帝時，蜀人名遵。　山陽王弼注，字輔嗣，魏尚書郎。　南陽何晏，字平叔，魏駙馬都尉。　河南郭象，字子玄，魏晉間人。　潁川鍾會，字士季，魏明帝時人。　隱士孫登，字公和，魏文明二帝時人。　晉僕射太山羊祜，字叔子，注四卷。　沙門鳩摩羅什，本西胡人，苻堅時自玉門關入中國，注二卷。　沙門佛圖澄，後趙時西國胡僧，注上下二卷。　沙門僧肇，晉人注四卷。　梁隱居陶弘景，武帝時人，貞白先生，注四卷。　范陽[illegible]

卷。秦人京兆杜弼注二卷。宋人河南張憑字長宗明帝太常博士注三卷。梁武帝注道德經四卷。梁簡文帝作道德述義十卷。清河張嗣注四卷。不知年代。梁道士臧玄靜字道宗作疏四卷。梁道士孟安排號大孟作經義二卷。梁道士孟智周號小孟注五卷。梁道士竇略注四卷。與武帝羅什所宗無異。陳道士儲糅作玄覽六卷。隋道士劉進喜作疏六卷。隋道士李播注上下二卷。唐太史令傅奕注二卷并作音義。唐魏徵太宗相作義五卷。法師宗文明作義五卷

胡超義疏十卷。道士安丘作指歸五卷。道士王玄辯作河上公釋義十卷。諫議大夫肅明觀主尹愔作新義十五卷

道士徐邈注四卷。直翰林道士何思遠作指趣二卷。玄示八卷。衡嶽道士薛季昌作金鑰十卷事數一卷。洪源先生王顗注二卷。玄珠三卷。口訣二卷。法師趙堅作講疏六卷。太子司議郎楊上善高宗時人作道德集注真言二十卷。吏部侍郎賈至作述義十一卷。金鈕一卷。道士車玄弼作疏七卷。任真子李榮注上下二卷。成都道士黎元興作注義四卷。太原少尹王光庭作契源注二卷。道士張惠超作志玄疏二卷。冀法師作集解四卷。道義郡道士任太玄注二卷

道士沖虛先生殿中監申甫作疏五卷。岷山道士張君相

作集解四卷。道士成玄英作講疏六卷。漢州刺史王眞作述義上下二卷。道士符少明作道譜策一卷。蔡子晃注二卷。黄玄頤注二卷。玄宗皇帝所注道德經上下二卷講疏六卷。　凡論之以河上公嚴君平皆明理國之道松靈仙人魏代孫登梁朝陶隱居南齊顧歡皆明理身之道符堅時羅什後趙圖澄梁武帝梁道士竇略皆明事理因果之道梁朝道士孟智周臧玄靜陳朝道士諸糅隋朝道士劉進喜唐朝道士成玄英及蔡子晃黄玄頤李榮車玄弼張惠超黎元興皆明重玄之道何晏鍾會杜元凱王輔嗣張嗣羊祜盧裕劉仁會皆明虚極無爲理家理國之道此明註解之人意不同也又諸家禀學立宗不同嚴君平以虚玄爲宗顧歡以無爲爲宗孟智周臧玄靜以道德爲宗梁武帝以非有非無爲宗孫登以重玄爲宗宗旨之中孫氏爲妙矣

廣川董逌藏書志云唐玄宗既注老子始改定章句爲道德經凡言道者類之上卷言德者類之下卷詔頒刻石渦口老子廟中又云唐道士張道相集注道德經七卷凡三十家其名存者河上公節解嚴遵王弼何晏郭象鍾會孫登羊祜鳩摩羅什盧裕劉仁會顧歡陶弘景松靈裴處恩杜弼張嗣臧玄靜竇略張憑孟安期孟智周宋文明[illegible]

梁簡文帝、賈大隱、辟閭仁諝、劉仲融、王肅、戴詵、玄宗皇帝、盧藏
用、刑南和、馮朝隱、白履忠、李播、尹知章、陸德明、陳嗣王、陸希聲、
吳善經、孫思邈、李含光、四十家而道相所集郭象、劉仁會、松靈、
裴處恩、杜弼、張嗣、臧玄靜、寶略、宋文明、儲糅、劉進喜、蔡子晃、車
玄弼、王弼、此十四家不著於志。按志稱道相集注四卷、而董所
收乃有七卷、恐後人之所增也。抑志之四七字誤也。我朝崇學
中再較定道藏經典、此書藏中已不復見、其餘諸家僅存玄宗
河上公、嚴遵、陸希聲四注、及傅奕所傳古本道德經耳。外李約
李榮、賈清夷各有注說、王顧等奉玄宗命撰所注經疏、杜光庭
又從而爲之廣聖義、亦皆唐人、並見藏室、如鄭志所著錄、猶有
未盡、惜乎名存而書亡者十蓋八九也。

貞一先生司馬承禎、字子微、廬天台不出、睿宗命其兄承禕就
起之、既至、引入中掖、延問其術、對曰、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
於無爲、夫心目所知見、每損之尚不能已、況攻異端而增智慮
哉。帝曰、治身則爾、治國若何。對曰、國猶身也、故遊心於澹、合氣
於漠、與物自然而無私焉、而天下治。帝嘆曰、廣成之言也。開元
中再召至都、玄宗詔於王屋山置壇室以居、善篆隸、帝命以三
體寫老子、刊定文句。見新唐書隱逸傳。舊書本傳云、玄宗命以

三體寫老子經、因刊正文句、定著王千三百八十言、爲眞本、以奉上之、

唐相陸希聲著道德經傳四卷、其序略云、夫老氏之術、道以爲體、名以爲用、無爲無不爲、而格於皇極者也、楊朱宗老氏之體失於不及、以至於貴身賤物、莊周述老氏之用、失於太過、故欲絕聖棄智、申韓失老氏之名、而弊於苛缴刻急、王何失老氏之道、而流於虛無放誕、此六子者、皆老氏之罪人也、乃爲述傳以暢宗旨、又云、昔伏羲氏畫八卦、象萬物、窮性命之理、推道德之用、老氏先天地、本陰陽、推性命之極、原道德之奧、此與伏羲同其原也、文王觀太易九六之動、通剛尙變、而要之以中、老氏察太易七八之正、致柔守靜、而統之以大、此與文王通其宗也、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導斯民以仁義之敎、老氏有無伏羲、彌綸黃帝、冒天下以道德之化、此與孔子合其權也、此三君子者、聖人之極也、老氏皆變而通之、反而合之、研至賾之機、探至精之歸、斯可謂至神矣、

唐兵部郎李約、勉之子也、注道德經四卷、其說謂世傳此書爲神仙虛無言、又詆太史遷先黃老而後六經之失此流俗之言也、以我觀之、六經乃黃老枝葉爾、

宋太宗語近臣曰、朕讀老子至佳兵者不祥之

見於行宮澄隱時年已八十太祖問以養生劉曰呂養生不過精思鍊氣爾帝王則異於是老子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樸無爲無欲凝神泰和昔黃帝唐堯享國永年得此道也太祖說其言見東都事略隱逸傳及高道傳

淮海秦觀曰班固贊司馬遷以爲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竊謂遷之高才博洽而至於是乎以臣觀之不然彼實有見而發耳孟子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楊子亦曰道以導之德以得之仁以人之義以宜之禮以體之天也合則渾離則散蓋道德者仁義禮之大全而仁義者道德之一偏黃老之學貴合而賤離故以道爲本六經之教於渾者略於散者詳故以仁義禮爲用遷之論大道也先黃老而後六經豈非有見於此而發哉是班固之抑處正其贊處也又曰史稱崔浩自比張良謂稽古過之以臣觀之浩曾不及荀貢何敢望子房乎夫以其精以治身以緒餘治天下功成事遂奉身而退道家之流也觀天文察時變以輔人事明於末而不知其本陰陽家之流也子房始遊下邳受書於圯上老人終日頹棄人間事從赤松遊則其術蓋出於道家也浩精於術數之學其言熒惑之入秦彗星之滅晉與夫兔出後宮姚興獻女之事尤異及黜莊老乃以爲矯誣之言則其術蓋出於陰陽而已此其所以不

同也見淮海集

陸陶山農師曰自秦以來性命之學不講於世而道德之裂久矣世之學者不幸蔽於不該不遍一曲之書而日汩於傳注之卑以自失其性命之情不復知天地之大醇古人之大體也予深悲之以爲道德者關尹之所誠心而問老子之所誠意而言精微之意要妙之理多有之而可以啓學者之錮而去其蔽使之復性命之情而傳注卑詭千有餘年尚昧然予爲是言不既傳予既昧之意雖然聖哲之在下多矣其著書以道德之意非獨老子也蓋約而爲老子詳而爲列子又詳而爲莊子故予之解述列莊之詳合而庶幾不失道德之意乎見經注

出諫議錫尺木贊序曰龍之與也階於木也君之聖也階於賢也抑有無位之聖韜光之賢也以名迹相參龍德之隱以材能相濟階木者如邠明之木乃仲尼之尺木乎故能發揮春秋以垂聲教也尹喜之賢乃老聃之尺木乎故能詢謀道德以貽後世韓非雖非尹喜流然乃孔子管仲也微非仲幾息見咸平集

東坡蘇文忠公軾奉詔撰上淸儲祥宮碑云臣謹按道家者流本出於黄帝老子其道以淸靜無爲爲宗以虛明應物爲用以慈儉不爭爲行合於易何思何慮論語仁者靜壽之說自秦漢以來始用方士言乃有飛仙變化之術黄庭大洞之法太上天

末也文惠公堂記云曹參爲齊相聞膠西蓋公善治黄老言使人請之用其言而齊大治其後以其所以治齊者治天下天下至今稱賢焉吾爲膠西守知公之爲郡人也求其墳墓子孫不可得慨然懷之師其言想見其爲人夫曹參爲漢宗臣而蓋公爲之師可謂盛矣而史不記其所終豈非古之至人得道而不死者歟見本集

蘇子由自題老子解後云予年四十有二謫居筠州筠雖小州而多古禪刹四方遊僧聚焉有道全者住黄蘗山南公之孫也行高而心通喜從予遊嘗與予談道予告之曰予所談者予於儒書已得之矣全曰此佛法也儒者何自得之予曰不然予忝聞道儒一也而世之强語者莫知耳儒佛之不相通如胡漢之不相諳也予亦何由而知之全曰試爲我言其略予曰孔子之孫子思子思之書曰中庸中庸之言曰喜怒哀樂之未發之謂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此非佛法而何以所從言之異耳全曰何以言之予曰六祖有言不思善不思惡方是時也孰是汝本來面目自六祖以來人以此悟入者多矣所謂不思善不思惡則喜怒哀樂之未發也蓋中者佛性之異名而和者六度萬行之總目也致中極和而天地萬物生於其間此非佛

法何以當之全驚喜曰吾初不知也今而後始知儒佛一法也予笑曰不然天下固無二道而所以治人則異君臣父子之間非禮法則亂知禮法而不知道則世之俗儒不足貴也居山林木食澗飲而心存至道雖爲人天師可也而以之木食澗飲概而治世則亂古之聖人中心行道而不毀法而後可耳全作禮曰此至論也是時予方解老每出一章輒以示全全歎曰佛說也然予何敢當也亦未敢以爲是自余居筠五年而北歸全不久亦化去逮今二十餘年也凡老子解亦時有所刊定未不以性至理參時無可與語者思復見全而示之不可得故併書之老子之末大觀二年十月十日子由題後之再題已錄上續後

眉山蘇籀頴濱文定公之孫也記其遺言曰公爲籀講老子數篇曰言至道無如五千文又曰公老年作詩云近存八十一章注從道老聃門下人蓋老年所造予小子所莫測矣見遺編

呂吉甫作道德傳成以元豐元年表進於朝曰臣惠卿言臣聞庖丁奏刀得養生於文惠輪扁釋鑿議讀書於齊桓志之不分道或有在臣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臣竊以大制散於智慧之僞含生迷於性情之初爰有眞人啓明至教獨推原於道德蓋祖逮於典墳是以雞犬相聞莊周指爲神農而上谷神不死列子稱爲黃帝之書究其微言中有妙物惟恍惟惚視聽莫得以見

居堯姑射之山皆極至遊遂臻泰定此書之指其清不殊曹叅
師於蓋公而相齊有治孝文傳之河上而王漢為滋傳得其蘊
猶幾康阜夫唯俗學不識道真徒見其文有異詩書之述就知
其指乃是皇王之宗故聞不尚賢則謂遺之野而不收豈識賢
非自尚不貴貨則謂棄諸地而不用豈識貴貨難身謂絕學而
無憂等於禽犢豈識學期無學謂絕聖則無法等於鴻荒豈識
聖不自聖是以金屑不留於清目悲翳神光故令善惡之兩遺
而極冲虛之一致茲雖情殷宜使智迷遂以允聖之信言等於
百家之珍說發茲微學宜屬至神伏惟皇帝陛下以高真之質
而出應君師以妙本之餘而形為事業蠱飾而庶政交舉革當
而四方已寧方將齊心服形以至大有來賓之契深根固蒂以
趣長生久視之門同天下於華胥見神人於姑射深造其極適
了其睟臣性雜顓蒙生足憂患每思朝徹以解天賁況觀以考
其致殊又損而期於脗合雖日不足歷年於茲晚於微言忽若
有得即動而靜物芸芸而歸根由濁以清中冥冥而見曉遂以
其意遂之於辭雖如是云未知其可竊惟陛下聖神之靜鑑實
為學者之元龜敢用冒聞以占中否龍隨章散聞雖知其上大
焉以智導因可取於辨道倘有取於微言或遁於獲咎所著
老子道德經傳凡計四冊謹奉表投進以聞臣惠卿誠惶誠懼

頓首頓首謹言元豐元年正月日資政殿學士通議大夫定州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兼知定州軍州事及管內勸農使上輕車都尉東平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戸臣呂惠卿上表 按李彥平先生遺書云呂吉甫讀莊子至參萬歲而一成純遂大悟性命之理故其老莊二解獨冠諸家

先廟在潛邸程文簡公大昌時爲宮僚嘗索其所著易老通言大昌以剳子繳納其略曰夫老子之可重者何也秉執樞要而能以道御物是其長也貴無賤有而罕言世故者亦非其或短於此也故師老子而得者爲漢文帝蓋其爲治大抵清心寡欲而淵默樸原以涵養天下其非不事事之謂也則漢以大治而基業綿固者得其要用其長故也至於西晉則闕其言常以無爲爲治本而不知無爲者如何其無爲也意謂解縱法度拱手無營可以坐治無何紀綱大壞而天下因以大亂故王通論之曰清虛長而晉室亂非老子之罪也蓋不得其要而昧其所長也區區之意深望殿下采其秉要之理而以西漢爲法鑒其談治之器而以西晉不事事爲戒則老子之精言妙道皆在殿下運用之中矣又嘗著潛藩盛德錄內有曰某舊得侍講凡及大道嘗取易繫道器與孔子下學上達之語而參言之蓋道器學達可從上下立爲形容正如燒火薪能生熒是上形之道必資

莊之書說無多於說有，是謂六經說繁已多，不必贅言者也。儒者之於求道，自有六經，宜若無藉於老莊矣。然老莊之書言微趣深，助發道秘，尤為精要，苟能傳取，當大有補。特不可如晉人談處，宜謂弃捐禮樂刑政，而天下可以自治焉耳。天下豈有無藉而能生發者耶。又曰：今道士修老子教者，各道本不言而及諸方之用，蓋惟求器易見，而形上者難見故耳。惟唐人白居易詩語能明其意，曰：何況玄元皇帝道德五千言，不言藥，不言仙，不言白日升青天。玄元皇帝即老子也，唐上也，道以老子為教祖，而八十一章自清靜寡欲之外，別無一語他及。恭蒙聖諭，以某言為是，且明諭白詩上與譜全章，盍深嘉居易之談老子能得其要領也。並見本集

薛蕙君采作老子集解成，高叔嗣序之曰：亳，老子所產也。初老子著書言天道玄虛，自漢以下莫能溯其本旨，咸竊見一偏，說繇此起，故其書日離。州人薛考功先生始覃思大道之原，究竟天人之一，折衷羣言，合於榘度，老子之道則燦然大明。書成，嘉靖九年，歲在庚寅之次。序曰：大道之歸一致而百慮，聖人之旨同情而異言。昔仲尼之門罕言天道，是以後世無得聞焉。然周易乾體觀象，六龍始於勿用，終於窮亢，不以吉凶告人。用九見羣龍無首則吉，而仲尼贊之曰：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乾元用

允乃見天則恭剛而能柔天之道也此與老子何異故稱吾見老子其猶龍乎夫學者獨患不知天人之一不知天人之一則其議聖人者陋矣自古言仁義禮樂有過於老子者乎然以知天而言也言陰陽剛柔有適於孔子者乎然以知人而言也顧聖人亦人有不同其所言者學者之所信也所不言者學者之所疑也夫知人而不知天道陰陽剛柔者近乎愚知天而不知人道仁義禮樂者近乎誣奈何以此議聖人也或曰老子養生之書噫生之為養大矣豈易哉夫聖人之道內之以養其身則壽而康外之以養乎物則順而理聖王之事同條共貫豈有他哉作者既皆已沒其嚮往絕所謂其人與骨皆已朽者唯不朽之人者昭昭明明其體於精金良玉則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薛氏老子集解二卷藏於家余錄其副焉又曰考功薛先生既屏居亳一紀致崇於學庚寅始注老子號曰集解余竊序其書刊之甚著先生意未草盡時復損益丁酉乃成視余讀之義加精微要以至道協於大中繇漢以來言老子者蓋至是決矣顧世莫有與知老子者又孰以知先生之注序曰始余少讀老子謂猶皇帝王伯之降所言殆上皇事爾朴而不華後世備能用也誠竊之亦足寡營而致治壯益讀之則見與聖人之道亡牴牾信可施於世特其辭直與它甚懸不能道愚者欲信之則以蠹

何繇去使世諱言之允聖之書殆於息矣余懷此意未有以則其後仕都賢之今祭酒武城王純父先生孔老所以異奈何純父荅之聃與尼父意同而言異彼於周末睹文之過而救益矣疾欲還之古則曰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故激言之然則不能無過中有聃之聖不得不直言之仲尼曰人而不仁如禮何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禮與其奢也寧儉在尼父之聖不得不宛言之故尼父之書誦法萬世而聃之於宛直之殊遂視而爲它也余藏其牘他日仕山西復賢之今京尹曹德芳先生其言聖人之言道也猶人之名天也中國謂之天矣彼匈奴則謂之撐犂豈有二哉特其辭異耳天固不自知而人强名之文爭辯之故學者誠求至於道凡支言可忘也達哉言乎蓋二先生皆深於老子者今以觀考功之注尤信易大傳曰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學者習而常聞如不見其同與一卒以其異也遽詆訶之蓋讀其篇未訖往往已驚豈但老子耶嗚呼難言矣百世倘有其人固自知之余何暇置毀譽哉記二先生之語篇首復作序

李宏甫刻子由解於金陵題其後曰食之於飽一也南人食稻而甘北人食黍而甘此一南一北者未始相羨也然使兩者易地而食焉則又未始相弃也道之於孔老猶稻黍之於南北也

足乎此者雖無羨於彼而顧可弃之哉何也至飽者各足而貪
饑者無擇也蓋嘗北學而食於主人之家矣其初蓋不知其美
也天寒大雨雪三日絕糧七日凍餒困踣望主人而向往焉主
人憐我饑飼我倍口大嚼未暇辨也徹案而後問曰豈稻粱
也歟奚其有此美也主人笑曰此黍稷也與稻粱埒且今之黍
稷也非有異於向之黍稷者也惟其饑故甚美惟甚美故甚飽
子今已往更不作稻粱想亦不作黍稷想矣余聞之慨然而歎
使余之於道若今者之望食則孔老暇擇乎自此發憤學道窮
日夜不寢不食而時獲子由老子解於焦弱侯氏解老子者衆
矣而子由最高子由之引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夫
未發之中萬物之奧宋自明道以後遞相傳授每令門弟子看
其氣象為何如者也子由乃獨得微言於儒者章句之中宜其
善發老子之蘊使五千餘言爛然如皎日學者斷斷乎不可一
日去手也解成示道全當道全意寄子瞻又當子瞻意今去子
由五百餘年不意復見此奇特嗟夫亦惟真饑而
後能得之也萬曆二年冬十二月二十日宏甫題
李宏甫既刻子由老子解逾年復自著解老二卷序畧曰嘗讀
韓非解老未始不為非惜也以非之才而卒見殺於秦安在其
為善解老也是豈無為之謂哉夫秦之苛法甚矣意非其以其

以不敢而非非勇於敢已方問水炭若矣老子之學亟於無爲而非遂至忍殘薄刻嗚呼奚啻若是而謂道德申韓可乎豈爲解老而遂有於老乎老子之學果如是乎夫老子者非能治之而不治乃不治所以治之也孰謂無爲不足以治天下乎世間未知無爲之有益也然則韓氏曷爲愛之曰愛之而不學焉者也徒愛其名未從其實也學者不察遂從而疑曰道德之禍其後爲申韓夫道德尚以爲申韓而仁義之後顧可言耶余讀韓非書其尖刻處正懸反道德淳激處所謂正言若反其間相去蓋霄壤也世之昧在斯乎矧如是見解固不可與聞道德之名而固可以言道德乎余性剛盛使發則烈麤少不檢察致恐病於堅強勇敢非五千道德其孰與歸並書時以自省

王純甫注道德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至多言數窮不如守中云老子著書談道而其言如此則其不得已之心爲何如後世學者不得於芻狗百姓之言而遂疑其有土芥斯民之意且曰申韓原於道德猗歟是何言哉卽此爲多言數窮之一驗

邵若愚號本來子紹興中作老子解序畧曰此書箋注者多雖詭於理則中事者少雖辯於事則無法者多如是胸懷臆詁語言散失者不欲備舉由其未至於道也孔子志於道緣道無形

故據於德以德爲基本本立而道生以其漸也豈可離德而不進道此所謂過其門而不入其室也又多以術爲道者認穢汁爲精以鈍濁爲樸遲速爲性拱手不動爲無爲不食滋味爲恬惔儻來適去爲自然休妻獨寢爲清淨如此之徒不可與言至道如抱朴子第八卷云五千文雖出老子然皆泛論較畧耳其中了不肯首尾全舉其事有何探據者也蓋其人多言房中黃白之術將以利欲從人以惑其身識有爲爲事測度無爲之道是故不知首尾又況不及此了者乎又直以輕舉者爲上士脩道德者次之不知大而化之無爲爲之裁成品節即道德高深之至者也老子所著長生久視爲天地之生長聰明之視久也務在進道之大而不滯爾一偏且神仙之人居止三山不離於地驂朝上帝亦不離天居天地之間壽千萬歲者暫時易短爲長報盡復於所報若不進道大羅何異椿靈兀兀耳此非多說恐滯神仙之幻不識神仙之真溺於小術不進於道也

董思靖云老子之道以清淨無爲自然爲宗以虛明應物不滯爲用以慈儉謙下不爭爲行以無欲無事不先天以開人爲治其於治身治人也至矣如用之則太古之治可復也以其所値之時俗尚文勝淳朴之風無復存者而老子抱素元太上之道參萬歲而一成純與時偕極必待感而後應應而不藏不得不

憫當時、慮後世之心、爲何如哉、猶幸斯文之不墜、故西關何偽
東齊見龍、而昔與言之尚存也、河上丈人、黃石公、樂臣公、蓋公
之徒、蓋能究其旨而體之、歛厥用於一身、則在我之天下、已羲
皇矣、及其道之有所授、則孝文以之爲君、子房以之佐漢、曹參
以之相齊、果能通一脉於苛秦之後、吁、亦一驗也、然使又有進
於是、如其人羲皇之、則羲皇矣、或者見是書詞意含洪寬大、而
不知致察於虛極靜篤之時、存乎體之至嚴至密者、以爲庶致
庶事之本、乃卒認謨閎闊若昏之量、而習斃反隳於優游姑息
遂有虛愚、不及用之譏、嗚呼惜哉、豈至人之所以爲至意哉、或
謂大易微言隱訣、多寓其間、以故首章、有無玄玄、即先後天之
六龍、虛心實腹、即黃中理之既濟、谷神不死、寂感之元機、橐籥
虛動、巽風之微旨、道沖而用之、從水從中、三十輻共一轂、一年
一月、是天向一中元癸動、三九萬億總朝元、如斯等義、今皆略
之、何則、性命之大、天人師保、不有其祖述、安繼其元元、況是經
標道德之宗、暢無爲之旨、高超象外、妙人環中、非明有羲文周
孔之同文、罔識天地人元之一致、遽容以他說雜之乎、
葉夢得曰、刪書斷自堯舜、而易獨及羲農黃帝、然後知堯而上、
蓋其有其經書之大義、皆則於自然之天、嘗試會之、易曰、易無
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孰

會與於此然後知伏羲神農黃帝至神也至於神堯之授舜神
禹之相傳道心之微精一之中皆不出乎易退而質諸老氏則
與易異者無幾又曰論語竊比於我老彭後孔子者孟子孟子
之於儒墨秋毫不以少亂也其拒楊墨排儀秦嚴之甚者終不
及老氏乃其言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則老氏之所深致意也然
後知老氏之書孔孟所未嘗不合也又曰老氏之辭其與孔子
異者皆矯枉之辭而所同者皆合於易後老氏數百年復有佛
氏者出其辭益遠而要其至到與老氏之無殆相爲表裏而其
有則同於吾之和並見經法

葉夢得曰老氏論氣欲專氣致柔如嬰兒孟子論氣以至大至
剛直養而無害充塞乎天地之間二者正相反以吾觀之二說
正不相反直養者專之謂也致柔如嬰兒則無害者也專氣乃
所以爲直氣直養而無害於外乃所以專氣如嬰兒於內也當
如曾子之守約約之至積而反於微則直養者乃所以爲致柔
也蓋知道之至者本自無二 見石林巖下放言

道鄉鄒忠公浩曰玄牝之門當以密會然取諸吾外則鼻也鼻
者息之所由以出入綿綿若存用之不勤則其息深矣孫叔敖
鼻間栩栩然是已莊子曰真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屈服
者其嗌言若哇其耆慾深者其天機淺蓋謂此非出入則無以

曰、虛其心、則腹自實、弱其志、則骨自强、　並見道鄉集
李衛公德裕諫敬宗搜訪道士疏曰、臣聞之道之高者、莫若廣
成玄元、人之聖者、莫若軒皇孔子、昔軒皇問廣成子理身之要、廣
廣成子云、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神將自清、無勞子形、
無搖子精、乃可長生、又云、得吾道者、上為皇、下為王、言言孔
子云、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
所告子者、若是已、故軒皇發謂天之歎、孔子興猶龍之歎、前聖
於道、不其至乎、若使廣成玄元、混蓮而至、詔陛
下之道、以臣度思、無出於此、　見李文饒集
香山白文公居易曰、夫欲使人情儉樸、時俗清和、莫先於黃老
之道也、其道在乎尚寬簡、務儉素、不虧聰察、不役智能而已、蓋
善用之者、雖一邑一郡一國、至於天下、皆可以致清靜之理焉、
昔宓賤得之、故不下堂而單父之人治、汲黯得之、故不出閣而
東海之政成、曹參得之、故獄市無擾、齊國大和、漢文得之、故刑
罰不用、而天下富理、其故無他、清靜之所致耳、見白氏長慶集
歐陽文忠公修曰、前後之相隨、長短之相形、推而廣之、萬物之
理皆然也、然老子為書、其言雖若虛無、而於治人之術至矣、又
曰、道家者流、本清虛、去健羨、泊然自守、故曰我無為而民自
化、我好靜而民自正、雖聖人南面之治、不可易也、見本集

陳忠肅公曰、老子言、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又言、治大國若烹小鮮、夫烹魚者、無所事於煩之也、制水火之齊、以熟之而已、舜無爲而治、其不以此歟、又曰、武帝黜黃老之實、而好長生、用儒術之强、而好功大、未嘗不本之仁義、而觀其實效、去始皇者幾希、當此之時、天下不一日而無事、思慕文景、不可復得、猶幸晚年之悔、然則黃老至治之言、亦何負於天下哉、又曰、疏廣謂受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宦成名立、而不去、懼有後悔、於是父子相隨、移病而歸、當時賢之、後世追誦、然其知止之意、發於老氏、見了齋集

鼂文元公迥曰、古今名賢、多好讀老莊之書、以其無爲無礙之中、有至美至樂者存也、又曰、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雖聖人要至矯激之言、而善利之心、極於深切、人能不耽耳目之嬖、不縱口腹之美、勿問有得、決定無失、又曰、老子曰、知常曰明、處世之人、止知晝夜是常、而人如故出世之人、以生死爲晝夜、又知生死是常、而性如故、是以明心坦然、視生死而無怖、況出乎死生者、並見昭德新編耄智餘書

嵩山景迂生晁說之曰、伏羲文王周公、贊易之後、惟老氏得易之本、體柔體剛、而貴慮務應、故能執古御今、盡易之變、通往來屈伸消息之玄、不得不殷勤以立言、幸乎此書之存也、又曰、王

一、豈特有功於老子哉、凡百學者、不可不知乎此也、見本集
邵伯溫曰、康節先公以老子爲知易之體、以孟子爲知易之用、
謂文中子謂佛爲西方之聖人、不以爲過、 見邵氏聞見錄
或問龜山楊文靖公時曰、說者謂老彭乃老氏與彭籛、非謂彭
之壽、而謂之老彭也、然老氏之書、果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乎、荅
曰、老氏以自然爲宗、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墳典之
言、大道常道也、謂之述而不作可也、 見龜山集
龜山曰、私意去盡、然後可以應世、老子曰、公乃王、 見語錄
滎陽呂公希哲、嘗大書治人事天莫若嗇、於前壁座上云、修養
家以此爲養生要術、然事事保謹、常令有餘、持身保家安邦之
道、不越於此、不止養生也、 呂氏雜錄
延平羅從彥仲素曰、老子之書、孔子未嘗譽、亦未嘗毀、蓋譽之
不知者、恐溺於私徧、流於我慢、毀之則至要之言、其可毀乎、既
不譽、又不毀、其可不畧言、故止謂竊比於我老彭、 見先生語錄
盱江李泰伯曰、韓退之有言、老氏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
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爲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
蓋退之之謂、佛之後孔子而入中夏者、數百年矣、故恐學者之
誕而並及老氏也、豈退之之不知禮記之聞之老聃及史傳語論
求退之亦有以矯當時之過而言也、不可不知、 見退居類藁

眉山唐庚子西曰世疑老子西遊以謂有慈有儉有不爲天下先持是道以遊於世何所不容而猶有去就耶是大不然惟其無行而不容則雖蠻貊之邦行矣此所以爲老氏見眉山集

谿堂謝逸壽亭記曰孔子所謂仁者壽老子所謂死而不亡者壽釋氏所謂無量三聖人者其言雖異其意則同蓋仁者唯能壽仁至唯能不亡仁普唯能無量唯至人之仁長生者故長生之人仁無量也蓋再以性常論之仁者不殘故能誠明盡性推是不殘之誠明故能盡人盡物統誠明而贊化之則其壽豈有量哉苟能至德者而獨得之常不失其所者久是以湛然常存未嘗亡也彼徒見髮毛爪齒歸於地涕唾津液歸於水暖氣歸火動轉歸風而人以爲真死矣此習見也　見谿堂集

張薦明少以儒學遊河朔後去爲道士通老子莊子之說晉高祖召見問道家可以治國乎對曰道也者妙萬物而爲言得其極者尸居衽席之間可以治天下高祖大其言延入內殿講道德經拜以爲師賜號通玄先生後不知所終見五代史一行傳

唐憲宗顧宰臣曰神仙之事信乎李藩對曰神仙人之神明精爽而行名不朽者也其說出於道家道家所宗老子五千文爲本老子指歸與經無異道聖而神者之謂歟秦皇漢武不察所以謂神所以謂仙之寔而以欲奸濟貪故好怪之流假以神仙

了齋陳忠肅公瓘嘗著書二十餘篇曰昭語其序略云上清昭應宮使王曾請校三館道經上因言道經三館粹博該多然其宗無如老子五千言清靜而簡約張知白曰陛下留意於此乃治國無爲之道 見了齋集

碧虛子陳景元師事張鴻濛嘗著道德經藏室纂微篇蓋采摭古諸家注疏之精微而參以師傳之秘集而成書熙寧中因召見進呈御筆奬諭又有所注南華經章句音義凡二十餘卷今並入藏 見碧虛子傳並纂微篇序道藏目錄

王輔嗣弼山陽高平人少而察慧十餘歲便好莊老通辯能言何平叔晏注老子始成詣弼見弼注精奇迺神伏曰若斯人可與論天人之際矣因以所注爲道德二論魏氏春秋曰弼論道約美不如晏出拔過之太原王濟好言老莊嘗云見弼易注所悟者多明王元貞見翼注筆乘精妙亦嘗曰亦唯見所獨到處甚高故其言洞晰微言語見元貞本序此近所補附者

宗元先生吳筠魯中之儒士也入嵩山爲道士久之遊天台玄宗遣使徵之既至問以道法對曰道法之精無如五千言其諸枝詞蔓說徒費紙劄耳見舊唐書隱逸傳新書本傳云帝嘗問道對曰深於道者無如老子五千文其餘徒喪紙劄耳與舊唐書少異帝復問神仙治鍊曰此野人事積歲月求之非人主宜

聖意、悉妨大道之治。若必如軒皇遐舉、亦必待廣成其人而後可、非庸愚所知。此言誠切、故併錄之

開元初、詔中書令張說舉能治易老莊者、集賢直學士侯行果薦會稽康子元、及平陽敬會眞於說、說籍以聞、並得侍讀、俄並舉集賢侍講學士、始行果會眞及長樂馮朝隱同進講、能推索老莊秘義、會眞尤善老子、每侍讀、氣偏覆、見新唐書儒學傳

永嘉鄭伯熊景望曰、蓋公治黃老、曹相國參用於齊而稱治、儒家多訾黃老言、何哉。吾嘗杜門終日、默坐、勿動作、薄滋味、而心和氣平、百病不侵、節以備其無、推以散其有、不妄求、不過憂、而老者稚者、安於恬淡、嘗意此理、推之天下、有餘地、何獨數百里之齊、孔孟之術、豈有外是者、而訾黃老言何哉。蓋今道家所談清靜者、捨此而趨誕也、 見鄭先生纂論

樂臣公學黃帝老子、其本師號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樂瑕公、樂瑕公教樂臣公、樂臣公教蓋公、蓋公教於齊高密膠西、爲曹相國師、見史記樂毅傳

漢桓譚曰、答者刪著虛無言兩篇、後世好之者、以爲過於五經、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有是言 見揚雄傳

阮籍著通老論曰、道者法自然而爲化、侯王能守之、萬物將

讀道德經、便覺舌本間强、見世說

庾子嵩敳、廓有度量、自謂是老莊之徒、曰、昔未讀此書、意嘗謂至理如此、今見之、正與人前暗同、見晉陽秋

阮宣子、好老易、能言理、不喜見俗人、將談相逢、卽舍去、澹然無營、家無儋石之儲、晏如也、見名士傳、此有於莊、而未有於老也

阮瞻、咸之子也、見司徒王戎、戎問曰、聖人貴名教、老莊明自然、其旨同異、瞻曰、將無同、戎咨嗟良久、卽命辟之、謂之三語掾、見晉書本傳、世說作阮修、

盧鴻一、字顥然、隱於嵩山、開元六年、徵至東都、謁見不拜、宰相遣通事人問其故、奏曰、臣聞老君言、禮者忠信之薄、不足可依、山臣鴻一、敢以忠信奉見、 見舊唐書隱逸傳

周彥倫、善言名理、每賓客會集、周處席賭語、詞韻如流、聽者忘倦、尤善老易、與張思光遇、輒以玄言相滯、彌日不解、

宗測、少靜退、不樂人間、豫章王嶷徵爲參軍、答云、何爲謬傷海鳥、横斤山木、遂欲去遊名山、適掛其祖所畫、向子平圖於壁上、齋老莊二書自隨、子孫悲泣辭拜、測長嘯不顧、

仲長子光、字不曜、往來河東、備力自給、無室家累、開皇末、始庵河渚間、以息身焉、賣藥爲業、人莫之知、汾陰生遊河渚、一見而伏門、東方朔管輅不如也、由是顯重、守令來謁、辭以痞疾、未嘗

交詩著獨遊頌，河渚先生傳以自寓，識者知其懸解人也，有請道者，書老易二字示之，彈琴餌藥，以終其世，

王績嗜酒不任事，有奴婢數人，種黍，春秋釀酒，養鳧雁，蒔藥艸自供，以周易老子莊子置牀頭，他書罕讀也，游北山東皐，著書自號東皐子

秦系會稽人，天寶末，避亂剡溪，客泉州南安，有大松百餘，系結廬其上，穴石為硯，註老子，彌年不出，人號其所居為高士峰

王希夷隱嵩山，師黃頤，學養生，喜讀周易老子，餌松柏葉雜花，年七十餘，筋力不衰，刺史盧齊卿就謁問政，答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此言足矣，

鴻濛子張無夢，字靈隱，好清虛，窮老易，入華山，與劉海蟾、种放結方外友，事陳希夷先生，無夢多得微旨，久之入天台山，真宗召對，問以長久之策，無夢曰，臣野人也，山中嘗誦周易老子，治身理國，長久無過於是，其他臣不知也，除著作佐郎，固辭還山，賜金帛處士號，並不受，曰，利名之美，所保者衆，臣以山野樗材，未堪惠與，使長遂其樸，初於榮光之下足矣，朝野高之，見高道傳

西塘鄭俠曰，俠聞之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在易則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知進退

行我故有以而一致也向其知退知亡知足知止之道而聖人丁寧讚歎之深乎曰顧是不失其正者一之無難也進退而有道則進不易而退不難存亡有道則存不難而亡不易進退存亡一歸於道將止則止時行則行然則進退存亡時也而道常如是孰不一致哉又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又曰雅道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肖也者以所養者小故也俗之所養無非小是以大者爲不肖是皆未足與語夫道又曰道大而物小人之營營而卒乎小者累於物也夫元者善之長而至於大之謂也至而不知其爲大則同於道而借於俗俗故謂之似不肖也故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蓋衆方察察旣較而錐競我獨悶悶以天下爲不足以累其大肖乎其不相似故能成其樸至之大苟大而有之其去世俗不能以寸矣故卒之似不肖而下士聞之笑然從爰幾夫道不笑則不足以爲至道也又曰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然則汩之變性則臭穢濁穢不可以近不幾於惡乎思復性者以是爲鑒卿夫淸且明者自我妙明之性而濁且亂者亦自我之有以求之也苟能去其汩且惑者而淸明在躬然後揚波淈泥而與之偕彼莫吾能汩也以其莫吾能汩彼將瀼瀼以明潔之矣而彼亦莫吾知之與力也然後謂之盡人盡物又曰水之性淸以其出於天地也

而物汨之是以如是其溺也徐而清之可以鑒毛髮人之識明
以其出於性也而物惑之是以如是其亂也徐而明之可以燭
日月去歸也清汨之則濁濁而徐之復清歸也明惑之則亂亂
而徐之復明也是濁且亂者常自外加我而清且明者在我而
已經曰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夫雨露之在天
地故大也固能平均如是況吾之所以稟賦天地者有不平均
者乎又曰三代而上無孔孟老莊釋氏之教遇帝而帝遇王而
王而既周以降則不得不因時遞出相與為教衰夷維持其寔
憂世之溺而致所以濟之者云耳又嘗自作大慶居士序曰居
士本儒學以孔氏為宗得老氏之說以明其性命之原致修之
本系三氏外不敢必贊前見西塘集
巖谷出入江表曰夫道窅然難言哉謂之道者蓋強以名道故
無乎不在而至道則難名焉五經之所言詳其無乎不在而道
本自見老莊繆悠之所言言其至道難名而道本有所據本游
末者故略言其末萬末一本者故略言其本詳略雖殊皆有以
明道之本灝　又曰或問老子著書有道德篇當時所述歟為
八十一章抑後人詮次歟余曰子所言皆見也余嘗於藏書家
見古文老子其言與今所傳大同而小異考其義一也唯次序
先後間有不倫自漢以來代有名賢一之矣與今所從者是口

是謂無名可以名爲道德繼有名矣故道德寔同而名
異德同於道者固無執德可名既德繼道而有可名之道德一
而二三而一始生之名寔也曰道曰德亦何所不可曰惡有是
言哉試嘗五經諸子凡言道德皆有小大後先之辨不可槩舉
可考而知也余曰莊周言一曲之士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
本於道德之不一直嘆後之學者爲不幸子亦欲聞之乎曰願
聞其旨曰聞之矣乎不在之謂道自其所得之謂德道者人之
所共由德者人之所自得也試以水爲喻夫湖海之滿浸與坳
堂之所畜固不同也其爲水有異乎江河之傾注與溝澮之溢
激固不同也其爲水有異乎水猶道也無乎不之而湖海坳堂
江河溝澮自其所得如是也謂之寔同名異詎不信然學者之
於道會之以心記之以神斟酌飽滿使自得則德成而有立進
德者至於德兼於道則同於初矣由是觀之道非不裕於德道
盛可德成德非不足於道德至而道隱故聖人則備道全美君
子則明道全德茲所以爲異也曰道妙無形德審有所覩乎曰
道無方體德有成虧有成虧者昭昭於心目之間豈無所覩耶
合乎道則無德之可名別於德則有名之可辨故曰道無常名
德有定體老子之出當道術之變其立言皆以明至常之歸言
雖五千餘如首有尾稽其至也何彼此之辨辯又曰生於心
者不窮是以命於身者無已而觀夫生死循環者始終無紀老

氏言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動之死地十有三三三而亢自十言之則出乎生死者一而已一者謂何意復命之人乎士之志於道者能修身以俟之直而推之曲而任之庶幾乎可以語此䌷　又曰或問老聃列禦寇莊周孟軻皆古之得道者也其立言各欲取信後世何自相詆忤如此聃曰吾有六患爲吾有身禦寇曰內觀者取信於身周曰吾身非吾有軻則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或以其身爲患而非其有或以其身之皆備而取之是豈不詆忤耶余曰子未之思也子得其言而未得其所以言且四肢百骸五臟六腑該而存焉者謂之身視聽言貌思性所有也亦謂之身身之名則一而所以爲身者殊有所謂體有所謂性老聃莊周言之即體而言之者禦寇孟軻蓋即性而言之者即體言之則四肢百骸五臟六腑有之則有患無之則無患故不可使之有也而所謂無者非亡失而身之謂凡動作語默不見而已不見則心虛而體自充然非然不有之所以爲眞有即性言之則視聽言貌思一理所該萬物皆備苟內觀焉可以取足高之於天卑之於地俯仰洞鑒孰有不備於我者乎孰有不足於身者乎以是言之老聃莊周之言身不得不使之無列禦寇孟軻之言身不得不使之觀是表裏互求之道䌷　又曰何者爲息衆日循陰陽以左

二六時與元氣交通晝夜不息則知所以養氣者息息歸根而已
有無兩至之道則抱一禪定圓無殊古老子曰綿綿若存用之
不勤予歸而求之斯有得也[illegible] 又曰莊周言養形之士吹呴
呼吸此特其淺淺者爾形神俱妙蓋本於襲氣母老子曰玄牝
之門是爲天地根長生之道在是乎[illegible] 又曰孔子曰毋意毋
我老子曰及吾無身吾有何患瞿曇曰無眼耳鼻舌身意人之
有生形色外具心意內知必使之無者何哉蓋不使有者擾之
也夫身心有道順其自然之天斯謂眞無乃萬法所宗萬善所
歸久則與道俱矣其所謂坐忘息氣面壁果殊途哉袁三衢人
素養以經術教諸生名對允稱力還養土論高之見巖谷集
王子年拾遺記曰老君居景室之山與世人絕跡唯老叟五人
羽衣騶鶴自隨相與談天地玄黃之數八極上下之期所撰經
書垂十餘萬言有浮提國獻善書二人乍老乍少隱形則出影
聞聲則藏形時出金壺中汁狀若淳漆灑木石皆成篆隸科斗
之字記造化人倫之始及金壺汁盡二人乃欲刳心瀝血以代
簡鑄此事世以爲誕余錄此故非題誕也以古人意別有在蓋
古以來明聖賢達而於此刳心瀝血者多矣豈止浮提若人哉
觀者不可被古人瞞避景室之山乃濟州景山太室少室也

老子附錄